

928
コ
40

後村先生大全集

四十





後村先生大全集卷之一百六十二

墓誌銘

林德遇

林氏九牧之後自壽溪徙居郡城之前街五世矣德
遇名子濟一名逢丁以字行曾大父天覺以隱德號
閉門居士大父伯京與群從處士處厚齊名郡博士
以前廡致延不能屈早卒父稚珪六歲而孤又與
群從君槩世有能賦稱中年罷舉及見德輔登乙未
第德遇丁酉庚子再薦于鄉以承務郎致仕累贈承
議郎德遇於學有專苦之功好深沈之思其文尤

宜於場屋而老大頓挫景定壬戌下第余與德輔勉
就南廊中第三等授吉州文李癸亥裡霈補迪功郎
授漳州龍巖縣主李道建尹漕古心江公欵客之郡
齋以疾辭漳守卓侯德遇布衣交累移文趣上可留
於幕辭俾督稅務辭俾受秋輸又辭適龍江書院山
長奉檄校文族強德遇亦以北溪講貫德遇攝事
之地樂與士交遊處乃就之山長歸改攝漳浦令辭
上登極循修職郎會畬寇復出屈入節制幕義不得
辭時州家和羅以餉兵委視出納德遇痛革奮獎孔
粒之微官民兩相交付更不得一奉乎一郡皆服侯

委任當才亦服德遇清介不負知己也德遇素有瘍
疾屢止屢作至是復作常日退食必留郡齋不相見
一日尔侯命醫投劑竟不起咸淳乙丑二月十六日
也年六十一侯賻以公私帑使推官余亢宗主簿龍
鐘為治後事而計告于德輔德輔告假還里使長子
吉老往扶護守貳卒同僚吏民哭返盡哀初游洋陳
氏家惟一女以配德遇首為甥館定嗣外舅姑皆
歿又為其嗣畢娶陳氏無所字以德遇輔子愷老為
子余嘗患士有科舉之累學有所未通書有所未讀而
擅一生之富貴者德遇群書皆出入貫穿諸文皆毫

後村先生全集
卷一百六十五
三

達流廉余自少至老閱士友多矣惟德遇姚元泰林汝賢不專一藝叩之不竭今亡矣夫德遇著名早入仕晚起家貧得祿溥人意其汲汲於榮利者然事長多藥石之言未嘗希合持身甚王堂之潔不自膏潤又意其壽祿蕃永而未艾者乃復不然何哉與德遇交游如玉卿寶之林侍郎元質鄭閩清君瑞皆以仙去存者劉吏部居厚林中舍肅翁李儀曹良翁及余皆七八十矣是歲五月甲申陳氏愷老奉治命葬於文賦里前柳之原德輔屬予以銘德輔兄也名拱辰今為朝奉郎通判福州銘曰 手抄而讀躬稼而

食貧不悖入平不干澤曾蟠石卷家立四壁守不能吏漕不能容外物糞土元身圭璧哀哉若人才多命嗇伯氏書束季將寔窆君歸於宮我勒於石

方秘書蒙仲

蒙仲名澄孫以字行曾大父庭輝大父履之號為履齋先生父大東乙未乙科授永春主簿卒母林氏係艾軒族孫女蒙仲入小字驚悟異群兒屬辟落筆長老皆警若宅生宿習而然者鄉先生群文孝課試諸生姓名常出千百人上再校曾薦中丁未甲科教授郤武軍學賓禮者宿作成俊秀一經賞識後多知名會

學廩贏錢及校官例卷置貢士莊以待西上者秩滿入京余與虛齋趙奉方公詔纂史議辟屬會余去果監激賞所酒庫有基而去之者今丞相魏開大幕府於淮揚以幹官辟時淮間號小朝廷英彥輻湊然粹有羽書軍冊衆方環視愕眙蒙仲磨盾鼻覓敗鼓多萬字少千言各有意度魏公大喜有語妙天下之薦一府欽其才望猶強至之客韓端叔之從坡也入為國子監書庫官校藝南宮坐商論去取不能下氣去滌倅南劔州改泉州先是兩倅同餉左翼戍兵蒙仲慨然曰添差猶方外司馬耳請于朝改屬正倅

而水廳遂無一事因會閩守朝命攝郡兼船黥籍魁素無文者舶至吏請按視蒙仲口以待新侯為岷之隱太公竹湖李公作風月堂二公皆嘗為贊倅者節齋趙公建江閩辟机幕權國子監主簿趙公移檄改辟議幕趙號吏師其臨淮閩適虜透渡江氣甚惡治法政謀悉咨元僚而行蒙仲亦孜孜為盡力通上下情恤將士疾苦虜退府罷蒙仲需次郡武軍於是魏公袞歸舊賓客皆彈冠相慶蒙仲獨奏記言一生窮薄幸樵山瓜熟願為朝廷拊摩凋瘵時庚午冬也余隨名節謁翅材魏公問蒙仲肯來乎余答蒙仲欲

姑試外庸自見有旨趣上樵歲三易守公私亦立專
以清苦節縮支吾乏絕上供卜送使外又為前政逋
網數十万拊柔曠俗表福儒行與其士民相安未嘗
而報政以秘書郎召臺閫上其郡罷詔增一秩為朝
奉郎蒙仲在郡以積勞体力益羸犹据案治事郡都
試最起戒嚴矣忽中風泣越三日卒于寢年四十八
時洪尚書伯魯漕建以書報蒙仲訃余馳曰魏公
簡余曰蒙仲謝人世間造物者何奪之速邪拊祥物
瑞事不常有無可久之理即今而後還壺山英靈之
氣矣其痛惜之如此娶鄭氏蘇州法曹仁甫之女封

孺人子公權以遺稿將士郎妙詞翰有父風進而未
止者二女尚幼蒙仲卒以辛酉九月己丑葬以癸亥
十一月丙申墓在白杜路口之原所著有綱錦集通
鑑表微鄉先達如方鐵庵王臞軒李儀曹皆折節與
之友與樵守方侯巨山福唐潘君庭堅尤相賞好東
澗湯公為銘綱錦堂余與蒙仲連牆也通家也蒙仲
諸父余銘者三又錦潛仲今又為銘蒙仲焉蓋前
作三經義者或不喜之春秋為程氏學者或未觀通
典著潛書者或不能通秘閣之六論吟唐風者或
不能道原夫之一聯蒙仲則不然經傳皆探索精微

詞藝各根極體要方英妙時挾才乘氣不知者以為
傲中年磨去蓬銳務為和易謙異前之嚴而甚者皆
親而狎去矣遇貧賤布衣交往：解衣揮金於宗戚
有恩意初涉姑弟洎孫尚幼扶携教養以至成立蒙
仲既為一世所愛敬然深自損挹逢人則曰後村吾
師也故哀其死者多以唁余余曰昔也余奇若人為吾
里有英物也為故人有美子也為吾徒有畏友也今
也余哀若人為朝廷借譽髦也為臺閣借詞人也為
東閣惜奇士也嗟乎蒙仲吾無所用吾情矣乃為銘
曰余嘗考論屈賈二士芋士忠賢溪漢廷茂異一考

新蘭行吟顛顛一逢絳灌流落遠外蒙仲出處則異
於是堂堂魏公疇昔羅致凱旋袞歸麟獲鳳至蒙仲
獨請一節自試若臺若閭上其郡最增扶雌堂然藜
中秘大臣知己近臣非有讒原亦無害誼蓬萊近矣
風引帆退笙鶴下矣丹飛竈壞孰為之哉命有所制
何生之難何奪之易地下修文天上作記以蒙仲觀
容有是事燕許之手沈謝之思百年幾見一夕殄瘁
昔人存歿乃見交際死者吾銘無愧

徑山佛鑑禪師

師雍氏名師範西蜀劍州人世積善初昭慶院老僧

王八師道行高誦華嚴不絕口與師父祖善淳熙丁酉無疾化去已而師生時謂王師再來九歲棄小李投招慶院院老宿有所詰難應答如流十八歲始成僧將行脚母何病師到股以療既愈二親乃聽師游方明年至成都堯首座者乃瞎堂高弟言下有者其秋出峽至荆南見玉泉儼明年辞去見保寧全金山奇至四明見秀岩瑞佛照在烏日範兄方二十更二十未可量也復至靈隱見松源淨慈見肯堂充万壽見無證修華藏見遊庵演天堂見息庵觀若雲巢岩石溪月皆聞風欽挹卒至徑山依破菴先師雖徧參

老然始終大精進大悟入皆得之破庵以禪門枝派言之蓋破庵子之密庵之孫上抵楊岐八世嘗住四明之清涼移焦山移雪竇育王紹定壬辰秋奉詔住徑山師先夢龍君來迎既而果然次年四月寺燬于火有旨出內帑俾師葺廢會恭聖仁烈皇太后上仙宣召入禁中祝香罷賜金欄架沙詣慈聖明殿對凡演法上乘垂簾以聽師舉揚奏對徑直詳華天顏大悅賜號佛鑑禪師又賜齋及金帛曠典也師以朝廷錫賚公卿士庶擅信之資悉力拮据不三年寺還舊觀師旦過時以寺距京百里中涂靡所次舍至是即梁

渚作大蘭若且布良田六千畝廩其徒世守之宸翰
書其扁曰萬年正續之院及淳祐辛丑寺再燬于火
衆謂不可復興矣師曰自我興之自我廢之不可也
既而尚方密賚大松喜捨海外日本遣使資助不數
年而寺再成又於正續之田二百步作庵焉藏先後
所被奎畫于樓奉祖師與雍氏香火于東西偏遇始
生及祝髮日則飯緇流以報劬勞訓導宸翰書庵扁
曰圓照淳祐己酉二月悉以衣孟付衆暫歸明月庵
三月朔鳴鼓升堂云山僧老且病無力得與諸人東
語西話今日勉強出來將從上諸佛祖說不到處一

時料撒與諸人去也遂起料撒云是多少衆訝之
翌日疾作語侍僧云時止矣十八日親書遺表說偈
而蛻葬于圓照庵世壽七十二僧臘五十六自號無
準余不及識師晚塵侍從淨慈主僧妙論臨示寂遺
余書曰佛鑑吾師也以塔銘象公余未及答問倫已
唱衣余重倫垂死而不忘其師也心誥之既告老歸
山中病不果銘余友竹溪翁父子及師之徒白雲深
無文餐激發余曰劉柳不銘曹溪乎余愧于其言乃
叙而筆之昔兜率悅謂張無畫公向悅說禪猶悅向
公悅文章烏呼說禪若無畫庶幾大辨才者而悅之

言如此今世士大夫未夢見無盡脚後而自謂得少
林骨髓吾未之信也余謂師所聞於佛照光及退
菴奇破菴先十數公皆大喜知識其間答言句不待
余下注脚也至於住天下第叢林再遭魔厄萬瓦
灰飛而露坐草宿不忍去必復其舊乃止使之事國
必鞠躬盡力其惓惓淬潼丘墓雍氏香火使不至逃
儒必立身揚名余雖禪不及與率悅文章不及無盡劉
柳 凡師始末皆信實可銘曰銘世有名儒口吟手
披及坐舉比丘者笑之師不執卷面壁而已及對龍
象豎起拂子少指頭禪多大藏經万衲諦聽如醉夢

醒吾聞徑山人天供養惟佛日師十暮方丈無準
之今古罕倫老古雖漢大德福人際永穆陵褒彌天
什帝將遺弓師乃飛錫其來非生其去非仙不靈山
會即免率天正續之西松檜蒼翠昔憇于是今寤于
是參數卜商謂不称師倫也垂命遺言孔悲準固作
家倫亦開士吾大書之以詔師弟

鄭逢言

余謝事之明年鄭士南吉將葬其二親來求銘于余
時余已八袞才盡而思澁諾人誌銘或健忘失記或
常挂懷抱而累歲不免為其人往、厭倦不復至南

後村先生集

題碑堂

吉守余數月不懈益勤余矍然曰所諾諸家其官高
卑人顯晦未暇論姑以迫葬欲掩諸幽者為先按君
名濬甫字逢原累世業儒君尤刻若視朋儕工雕篆
扶套括取高第者心輕之講學貫通倫類屬文根極
體安鄉先生方鐵庵王臞軒皆推重鐵菴所至與同
載晚客于塾俾姻族雋秀師焉嘉熙丁酉拔冑解余
從弟居厚衡文得之淳祐庚戌擢第授惠州歸善主
簿居厚守拉君南轅攝揭揚尉郡博士士民稱之
又攝群幕有甲乙鬪殺之獄吏以謀殺坐甲君辨之
曰刀出乙家非甲本意卒從鬪論里人有官于潮考

試以歿者居極力營其後事歸善縮次余叔弟處和
守惠移書趨上余以詩餞之賓主相得郡創豐
朔書院請充山長君選與郡博士而自居堂長忽得
滯下疾既愈復劇和為迎醫外邑竟不起淳祐甲寅
二月二十九日也年五十處和為治棺衾哭之哀
率同官賻其歸殯于某寺娶李氏處士應甫之女後
君八年卒景定壬戌三月日也咸淳乙丑十有二月
十五日合葬于嘉禾里滿堂山之原以仲子附子
男三人南吉壬子薦次傳孫早天次似孫女三人長
適趙時浚將仕郎次適陳作霖陳榕孫男女各三人

後村先生集卷一百六十二

十

易

其所著有經史考其自述曰鄭玄集六經箋傳而設
經之失無出於玄馬遷為史筆巨擘而記事之失莫
甚於遷我朝諸儒接乎朱呂氏理義之孝大明而經
史百家衆說淆辭未能盡訂而歸一三禮經傳於古
人均田建國之制多聞未講綱目大事記於前史記
錄加筆削而猶多錯訛使天假之年而究其孝豈不
可以繼君家夾漈湘鄉乎君上世太府鄉露由侯官
徙莆號南湖先生其后徙後球君曾大父恪大父毅
貢於鄉晚當大對不就號鄭畫樹父度博學高年侍
郎林公元質受業焉母黃氏鄉先生通直郎鼎之女

曰昔者吾友議郎谷翁每嘆叔季科目崇偶
程
度立致顯融放下黃冊叩之空空激我言未敢苟
從繁士之生各繫其逢固有寡淺宜卑而亨亦有耆
碩宜達而窮嗟嗟逢原策螢雪功先賢難疑諸儒異
同探索精微條理始終万逢掖間群雌一雄此日杲
杲彼天 夢夢不芸香上天茆瘴中吉也苦心蔚有
父風如參於哲如峙於道聞諸老儻矢猶張弓豈昌
厥遂塞於躬嗟嗟逢原歸於其宮所積者厚其報必
豐

公諱應子字定夫饒氏之譜曰堯後也堯都冀其後
食菜於冀之平陽至漢魯陰太守威漁陽太守斌遷
臨川國初自郡徙鄉且十世鄉始隸臨川後改隸崇仁
今為崇仁人曾祖美以孝友稱祖延年疎財好施鶴
山魏公書其墓曰長者父焯兩貢於鄉是為東山先
生公初授業於黃公義明黃伯仲皆考亭門人孝文
於章公節夫章得之陳公剛陳得之於止齋水心入
太孝一時名流爭折節願交由內舍擢紹定五年第
教授岳州士有自湖南江西者帥欲駐兵于孝公
拒不納秩滿監封橋上庫一日內侍傳旨以內帑千

十七界會子三十万易十八界公謂財皆天子之財
以小易大則非國体卒寢前詔改秩宰新建縣催科
先覈詭逸三十戶為一甲寬期示信邑無逋賦之民
村無詬祖之吏昔都保避役如仇至是有額充者豪
右誣仇家為盜監司下其事公以其無左驗力爭不
得移疾去辟光州定城縣留浚江副閫幕府邏執陷
虜而歸者為姦細帥命誅之公物色親屬認識竟
脫其死以外艱去調江西機幕未上內艱服闋寶祐
六年五月除太學錄七月升博士有援公為緊官者
力辭時大全當國公責之曰專欲難成高位疾顛丞

御林外生大錄

明史

相今為怨府天下之責將四面至矣大全怒甚賴上保全開慶元年正月進國子博士參詳省試兼景獻府教授七月擢秘書郎俄兼國兼史縣編修寶錄院檢討官輪對曰天下之不常而可慮者勢天下之有常而恃者理理至大而無對至實而無妄至長久而無弊玉音嘉納九月虜騎偷渡上選不附大全者為耳目擢兼監察御史兼說書公本至誠持正論其彈劾皆老姦巨蠹不撫細過時江西湖南北皆授兵詔注兵赴援分命蠹巨督之公行次江北手疏准不可弛備宜留兵牽制上從之或請移蹕朝堂聚議公乃

奮筆曰誰為此謀宜斬其父又言空言常典不足以回天意薄物細故不足以收人心條用君子愛民命受人言三說以獻別疏云母以內隆輕名器母以宣諭藝紀綱母以昏椽之順適厭忠言母以肺腑之恩倖屈國法又言洪天錫有犯無隱監孝小官如徐庚金革扣昏去國宜旌異累疏大全及董宋臣等罪其劾趙時詰方大猷也雖宣輸節不變講義斥阿諛故事詆進奉所言皆可以暴之當世書之信史故事臺無長官其後論列多稟聽於長公公察沈受長也嘗語同列近過府者多由此一路不須矯激公引涑水

後村先生集卷一百六十三

三

易見

新林先生集

與碩

公辭副樞之言曰自古被這般官職壞了名節不少
沈大懃受詞有賂吏求曲筆者吏曰吾公不久去矣
姑少待景定元年四月遷大理少卿改秘書少監仍
兼說書五月以何夢然疏羅太學諸生群走閩外留
行公曰母重吾罪既歸无一字入修門景定三年七
月丁卯得腹疾乙巳終於寢年五十七娶曾氏繼娶
何尚郎書之曾孫女俱封 人男立有父風以遺澤
補將仕郎女長適曾士榮次適黃時熙餘三人未笄
孫齊太孀生以景定五年六月庚申塋于臨川新豐
鄉之徐原所著有南麓集三十卷公孀以考亭為

止大而該休用文以止齋水心為法故龐密而行有
氣勁而色和大足廣衆望之儼然山立未嘗問家之
有無有亦多所推選性儉約惟親知急難則傾貲周
恤最者葬之棄不育者字之無夫家者嫁之居里
無纖芥撓郡縣涖官清苦特甚外若疏畧內文理密
察臨大節謹不疏忽已發不可回止與朋友論文
析理袞、不竭人人心滿意足對曰夫野老亦與之
班荆分席從公遊者記其言行自少至老不改度公
方隱約內美修能自重雖合世裁量公者不遇曰德
人詞人耳一旦霆奮蟄風鳴陽阜囊白蘭凜凜有度

後十三年

五

易

後漢書卷一百六十三

歷歐蔡建中鄒陳之風向之裁量公者然後追恨知
公之淺也以余耳目親記士大夫一除繁官必根着
不去必極其用沈欲公勿矯激者何斛排公者復皆
至樞輔然不久亦去既去議者猶繩之未已視公
得喪所較哉何而全名高節則有愧於公多矣余不
及與公同朝而忝交仲氏御史君御史繼公我象未
敢以議論不合出去處大致略似長公與二唐相
望皆出余所敬畏御史遺書曰吾兄宰上之碑以厲
子文曰某立身本末兄教也乃論次而銘之銘曰端
人士之盟主兮公論國之元氣攷列聖之家法兮繫

修之謹議言乘輿兮抨權貴上改容兮相待罪厥後
言貴異於是號賢者兮沈嫵媚或近名兮或擇利偉
饒公奮孤士義獬角兮住烏寺長語屬兮相勉勵勿
矯激兮取大位公曰受常耳目寄禍福在前死不
避首繁鶴相兮次董賢請尸兩親兮投四裔淫朋
謠子兮繁有徒盍空窟穴兮窮黨類在朝在野兮賀
國人兮並游英俊兮顧慙且甚身如葉兮名如山宜
品兮且百歲猶望兮銀信之名公遠草兮玉樓之記
前沈後何兮迭居兩地天夢夢兮胡足恃彼陽兮街
浮榮之青繳公矯矯兮立清議之赤幡亂曰浮榮一

後漢書卷一百六十三

十五

易見堂

衡林先生集

瞬兮清議萬世天之報君子兮與細人異有繼志兮
跨竈之美子有競爽兮吹篪之賢季吾為此銘兮
侯南董氏

直實章閣羅公

羅氏世居隆興之進賢曾大父諱先以勤儉成家當
建亥初鄉國亂離多所全活祖諱俊且武穆岳公討
楊么過師豫章後軍裨將道獎衆散亟以便宜招集歸
之行營武穆壯之將留置帳下以親老辭授保義
郎考諱天祐急誼好施歲數貸人而焚其券三世積
善累積中散郎大夫妣万氏贈恭人諱必元字亨甫

初入小孝能兼誦他書長借故家書手抄纂遂淹
貫精傳素有能賦聲俄政治春秋嘉定丙午寶興考
官陳文得公卷驚異真首選明年登第授郴州臧寧
縣簿尉漕使正肅吳公柔勝一見賞重選屬賑荒
尤盡瘁南渡初襄鄧隨鄂鎮撫使陳求道為劇盜劉
忠所執罵賊不屈拔舌而死埋骨蒲圻之興陂公白
計臺請于朝義立祠阡率其後嗣祭告再調撫州錄
事參謀未上內艱服闋授州崇仁縣丞即檄權法
曹曾極生詩案繫獄初編隸廣南繼改湖南聽讀史
卒議何甚峻公奮筆數百言朝廷既不深罪詩人即當推

廣上思守感悟極得善達貶所公力也秩滿授
都大司檢踏官改辟福州觀察推官州倉積弊公受
輪革高量削古例一毫不取擬筆是是而非非不以
一字迎合上官阿狗貴介郡士潘杲伯舊客溫陵
為周氏女生男錫老後歸鄉娶林繼蔡周携子以愬
官伴杲伯子錫老而嫁杲伯又信蔡之譖逐錫老未
幾杲伯死蔡改適潘弟兄爭立後錫老懇于州公謂
錫老雖見逐於父謂之非杲伯之子則不可况杲伯
無他子自當歸紹父業二十年之訟至此始定黃檗
缺住持既奉他僧矣了知者恃多貲挾西倅謀取

公不為動倅逮更臨之甚威公白諸司卒實之罪

使陳公韓薦公云律已甚察事上敢言直道而行
無異議文忠真公帥閩愛其調直公京狀已溢格乃
監以司科薦公將去條十二事以獻皆切中三山利
病多見采用俄而真公召赴闕公適班見時朝議中
與可日月冀公為真公言以今東南事力贍東南且
不足柰何空之以趨西北又言露布方馳隻船不返
彼或長駟我難立脚宜急為秋高馬肥之備久曰大
名難居大望難塞大病難扶真公深然之已而時
事皆如公言自承直郎改奉議郎知饒州餘年縣舊

牒日數千百逋巨戶萬前後宰多傷錦公至廷無
留訟水無租癖得郡急符反覆開陳云某縱不能如
宓子賤豈不能如陶淵明守愧謝公往傳未守鄙迎
兄秀岩公即郡齋纂史檄公入局范公應麟為廣西
臬辟公通判容州不果行畿漕曹穎茂辟提領犒賞
所主管文字轉承議郎潮鬻堤岸迎龍虎嗣天師
致闕下公為廟堂言不修人道而修鬼道不求之法
家拂土而求之方士非盛世事以風聞勉通判贛州
踐漁溪之後尊賢懷古為君子亭拙齋自記之轉朝
奉即賜以緋漕江公万里憲趙龍朕銜合薦攝郡平

鹽丁嘯聚時兵餉何辦倅廳自增卒員利源歸於西廳
東倅獨任兵餉公移書當路言民命國脉甚切忤總
領意免去除行在諸司糧料院俄被旨督淮西軍馬
餞糧久而不改初變客鈔從官賣價三倍於昔贛居
江西窮處淮鹽少入贛者民爭販廣鹽兩路騷動公
目擊身履至是獻排獎之策言格不行遷司農寺簿
公歸自淮輪對言清野之說倡淮皆荒蕪棄擲之士
禁耕之令下淮皆流離轉徙之民城守之說拘誰皆
閉閔而縱寇之兵為今之策莫若聚重兵驅哨招流
民使復土又言更張官價而鹽鈔之法壞牧奪牙

兒而投印之法壞以五準一而楮券之法壞理今之財不必求祖宗立法之外但當反之于祖宗立法之中王音謂清野有利有害又曰官賣已減價公抗論愈切古心汪公薦公可為緊官不果用古心語人前輩日遠斯人豈復易得虛老可惜後為公從子晉伯記經訓樓云君族有尊老博士公被知人主將以為諫諍官佞柔側目孤注外反甚使少自降屈豈庭院深蕪竟日寂寂久淹此奇傑哉除知徽州瓜熟兩為有寂力者攬上治如也轉朝散郎奉崇道祠除宗孝博士人以風聞免轉朝請郎初公在閩幕李君遇居里

朱君景異丞侯官公待之簡有宿憾酒所之去李為之也宗庠之去朱為之也履齋足公嘗與公書云先正肅公得公於不卑小官之日丞聞於朝今三十年矣某中間繼聞於朝今二十年矣自是悄不相聞每惜朝廷用公未盡壬子當國起知汀州移書勉為千里一出公至汀首祠郡前輩澹軒楊吏部以宗風教俗易動難安公欲以詩書之澤新美之講大孝明德一章於學境接漳浦民以販鹺為常毛髮爭輒相屠害有張三官者徂送近習漸披倡公調兵將合隅總殄渠魁貸脅從境內以安郡計仰益川派于縣縣派於民

公罷之教派四民方翕然向化大全素嚴憚公入臺
首薦及之詔食崇禧祠公年益高力祈納祿寶祐丙
辰三月詔守本官致仕景定癸亥元旦御筆待從
臺諫冬得薦士從臣以公名聞詔羅某謝事有年操
履可尚持除直寶章閣仍致仕甲子鄉人爭持酒賦
詩詞賀公九十公喜見眉宇高歌滿引咸淳乙丑以
登極恩轉朝奉大夫雖龐眉皓首然齒牙無搖落者
飲啜如少壯是冬無他苦他惡食屏藥如是旬餘親
族候問公坐起言笑如常時晨興犹正衣冠竟氣息
寢微儵然而逝十月己丑也年九十一臨終語孫

祖吾父母妻子之長未嘗用浮屠勿以是汚我娶萬
氏封安人先公十八年卒子祀先二十年卒命
從子晉之幼子為後名以同祖蓋公生於淳熙乙未
二月乙丑同祖之生年月日皆同受公致仕恩今為
修職郎信州永豐縣主簿女二人長遠進士危琛塘
塘仲子次遠登仕郎吳行簡曾孫男女各一人將某
年某月某甲子葬于東菴公止有田三數頃老屋二
間仕五十年未曾治第殖產同祖生父晉以私錢
為新舊廬又析產以益之自是始有以合族交賓公
少師驪塘危公碩塘塘危公和壯為性理之學與

柴公守歐陽公鎮馮公曾講切初筮上正肅吳公
書千言欲折衷朱陸異同後見色先生遜志氣孚而
議論合及為真公從事參叩益詳造詣愈深遇家齋
表公於塗論格物克己蒙齋服其簡切所著中庸
說二卷雜說五卷雜騷大義一卷起敬錄一卷詩文
三十卷進賢自隆興癸未簡世傑擢第五十年無繼
者至公與萬一薦聯名後不絕書羅故家所產多異
才公創義李成就者衆接踵膺仕公年四十餘即
故居楊園兩山環合處開元谷錦絕山族有力者為
創亭榭橋堤公日遊其間自號北谷山人又營東臯

為壽藏闕西疇為南山亭竹万竿蓮万柄長夏無暑
晚樂天自誌醉吟先生故事作北谷山人誌銘暇日
玩周程朱陸之書杜陵康節坡谷諸詩倦則命二
僮對愛遇佳風月必與親朋友子姪尚羊谷中性不
嗜酒而屬客必需醉雖老倚胡床歌古調音節豪右
客設外事不答聞朝廷用一君子行一善政則屢稱
好否則太息深居欲掃而後林李公省身雷公皆畚
耨越邑來訪後學口語筆授賢士大夫相訊不以爵
氏皆曰老先英前同祖奉年譜先集省身公所壯言
行存及姪孫廣東机宜一龍書介斛峯礼待李公不

後村先生集卷一百六十一

見碩堂

遠二千里走僕請余碑之念昔與蟾塘同官秩陵聞公德業後為真公軍諮接公言論凡余所書皆有稽据無一字虛美世之仕者多慕速化公垂四十始策名六十始宰邑八十始典州中間真吳二公尤知己然公亦不汲汲趨附及時改事異向之速化者万墳纍纍公獨享耆頤之壽懸車後尚高蹈十年為三朝遺老其自誌謙挹持甚余故表而出之銘曰古於典型人耆壽雋兮致其倦倦或詢猷兮或乞言是先生兮有武公之年冒不使之訓國人兮而箴儆又冒不遺掌故兮而授傳秀眉黃髮兮臥松風而飲簡

泉寶端之輝兮難上貫乎奎壁東帛之禮兮乃下賁於丘園意莫長於千載兮莫短於一生早令而晚繆兮不如後凋之全懷古心翁之妙語兮吾取以銘公之阡曰通塞隱顯之際一世不能盡愛者觀正論焉觀士之極致焉

後村先生集卷一百六十一

世

易見

後村先生大全集卷之一百六十二

後村先生大全集卷之一百六十三

墓誌銘

王孺人

王孺人名淨慧福清人父西應擢武舉第七人從軍
馬司卒金陵素豪舉久客京華孺人獨與母居課織
獲勤耕織變貧窶為豐裕年二十一嬪於石塘林君
名公選字養直事舅寶章公如父敬夫子如賓愛伯
母陳孺人如姊里人以為內則養直疎財急誼孺人
每贊成之無倦意自少至老米鹽群碎必手抄心計
惟於施予無吝容長子觀初筮于潮鐵庵方公帥粵

檄致幕下觀奉二親以往養直卒官下孺人與二子奉柩返莫觀歷泉之錄參漳之推官二郡之人皆稱其廉公車交薦考舉溢格孺人喜謂觀曰汝通籍當作縣吾不喜聞敲朴聲奈何觀既引見奏記光範乞主管南外宗印且上宣教一秩乞贈父承事郎封母太孺人綸言甚寵就養南外官冷俸薄至質鬻以供甘旨秩滿不能入都從橐或為丞相言其清貧待次福建安撫司檄宜文字孺人少有脾疾晚更強實咸淳丙寅春若體中不豫者燈夕後猶子有內集孺人飲食笑語如常後三日忽感風眩不語搖手卻藥

索筆書身後事以二月朔乙丑終於寢年七十五二子觀通直郎新早卒一孫堅老其年十二月壬午塋于田源之阡前臨養直墓後竇章公墓初孺人以新祔養直又卜斯崗為壽藏而命觀曰它日汝夫婦當祔我觀自失怙二十餘年跬步不去親中間惟往返班見四閱月雖仕未通顯然所至下而士民上而太守部使者皆曰廉吏也州間族黨皆曰孝子也及是觀來乞銘悲夫余年二十三辱竇章公館甥一門尊老如太丘郎陵象賢如元方叔慈其女婦如德曜道韞何其盛也後二十餘年竇章煥章皆仙去又二十

年養直與寒齋夫婦又相繼奄忽埋辭悉出余手與
余同一輩行惟孺人熒熒如曙星今復銘其藏余年
遂八秩矣銘曰 三從之中允有其二夫隱逸民
子清白吏四德全備功言之懿一點靈明死生之際
錦語疏封彤管無愧

制置杜大卿

景定辛酉十月戊申前兩淮安撫制置使知揚州寶
文大卿杜公卒於里第既葬弟廡孤蕃等奉舒公有
開所狀公行治問銘於余余病耗久不克為而廡蕃
之使教至將命者守余門不去乃論次而銘之公諱

庶字康侯少師公諱杲之長子母魯國夫人季氏生
母令人連氏幼不凡日記數千言暇則集隣曲群兒
習戰陣而指麾之長從少師公歷兵間益習邊事少
師再守安豐以順昌在淮北恐虜取為家基寨則壽
春危安豐孤命幕僚沈先庚遷順昌近裏令公具干
艘賫糧楮牙之抵正陽虜奄至公拒戰却之卒遷順
昌全壽春公力也是歲以禋需補將仕郎虜薄軍城
技窮引去公提兵邀其歸路俘獲甚眾虜憤前劒既
陷光再圍安豐少師創智為患串接排木拒守圍
及三月城屢岌岌矣公父子誓以死守城中兵十餘

項維居將士不相下公調娛其間遂皆叶力捍禦虜卒
宵遁余公玠以監簿守招信部軍來援問少師曰公
子安在命公見之余曰福盡在是矣遺公緡錢十萬
公曰少師曰卻之不如受以遺諸將遂大會諸將為
擊毬戲言監簿捐金相勞苦意諸將感悅余益壯之
二年東閩今少傅趙公薦公謂能與其父死守封疆
出蒙犯鋒鏑入調一將士乞改秩擢用時少師公建
淮西帥閻詔循三資為從事郎安撫司書寫機宜文
字以順昌移治功減職司常員各一尋詔改合入官
授承務郎少師公陞制閩虜首察罕擁衆號八十萬

圍合肥胡馬四合極目無際壯士望之失色公內佐
機籌外履行陣意象自如其壁虛其隘危僚屬憚行
者少師公必命公未嘗辭訖全城守三年少師公遣
公白事廟堂諸將皆餽白金曰助上功費公陽受之
賞典行歸會諸將曰此將軍之功朝廷之賜吾何力
之有悉反所餽以臨淮捷轉承奉郎以合肥守禦轉
宣義郎除藉田令陞兼制置司書寫機宜文字兼督
府幹官虜連歲不得志復謀大入少師公策虜由信
陽光山以入命公及幕客監軍與大將呂公文德聶
斌設伏於其來路虜入不時遇伏我師大小二十餘

捷戰於朱臯白塚虜大敗獲首妻俘馘以千萬計鎧
 甲駝馬如之民有得虜弓馬小校鄧某殺而奪之公
 誅鄧以徇督府聞之曰以此衆戰戰必勝矣凱還命
 將士分左右立以次行賞不踰時而徧人以為有父
 風詔追錄暴露入幕前後卻膚功累轉朝請郎除將
 作監簿兼制督幕轉朝散大夫少師公久乘邊力丐
 歸以工部尚書召同時監司或因山寨事與少師有
 違言至是入臺修怨併波及公奉雲臺祠通判和州
 二年少師公起建江閩公兼制司檄募虜犯真州詔
 江閩策應少師公即日就道且令公提銳卒八千入

城獲降者云虜見認旗驚曰廬州杜相公又在此耶
 遂潰去三年儀真關守劄公兼攝蓋朝廷欲通江淮
 氣脉公至郡大修守備排檟木殆十萬株虜不復敢
 向儀真四年少師公以刑書召公需次興化軍轉朝
 請大夫臺臣希時相意再波及公奉鴻禧祠年勞轉
 奉直大夫禋霈封揚子縣開國男食邑三百戶如邕
 州改潮州以風聞寢新命八年奉崇道祠丁少師公
 夏十年服闋再知邕州言者謂公不可守邕後自悔
 其言反以公為薦十一年轉朝議大夫淮東制置大
 使司參議官公過閩近臣多言公可用除將作監丞

殿帥王福為時相安晚鄭公言其昨守安豐杜監丞為淮西內機郡以玉帶貨財為禮悉不納鄭公益加敬十二年三月遷司農寺丞知和州陞辭先奏曰目有短視之疾恐敷奏聞鹵莽乞赦且罪上曰卿近視耶二劉略曰昔人有天時地利人和之論今秋哨蹂苗冬哨踐麥四月維夏尚回旋於光黃之境天時不可幸矣以輕兵綴孤城重兵幹心腹地利不可恃矣戍兵多烏合土兵多癯老列郡僅保空城原野空於轉徙間有保聚山寨又困於搜索括刷人和不可保矣今之夷狄與昔異中國待之者亦當異苟恃天幸

恃一衣帶水恃清野而付邊事於不諳歷者之手未見其可玉音嘉納因及少師公豐廬之功且言當畀卿一節公頓首謝抵郡江閩潛齋王公檄兼參議官兼淮西提刑公謂歷陽形勢勝它郡獨鎮淮門外壕淺埂浮水面增勝門外濠狹遠砲可及於是樽節浮費夷去其埂長一百五十餘丈次闢濠濶十丈長二百餘丈秋霖將敗圍田公調兵運木石槎草捍之令曰圍不毀原賞不然有重罰境內圍田獨全民不食總所下州和羅公曰州不產米矧今勞傷某不敢任此責總所委之倅民患苦之公力以去就爭糴事

及復大修學宮增學舍丁生母連令人夏民遮公借
留公亟去之在和一年有半造守禦具積米麥錢楮
如山喪禮路費皆用俸金不取之公留三年春盜發
郡之建寧剽甚建漕守謀曰杜繡衣諳金草事可恃
也即以上聞劄公助本軍討賊寇逆就擒公不以為
功四年服闋差知真州矩堂董公冊免久軒蔡公輪
筆奏乞趨行且曰杜庶杜杲之子杲曰庶今安在蔡公
曰昨知和州今家食上曰杜某有短視疾蔡公恍然
上猶記陞辭奏語也公謀出處於大使令傅相魏公
魏公趣公上且奏真非兼節不足以重其權詔兼子

御林外生

則

奉時祠會上流奏捷江漢肅清公以得繼魏公之後
為榮一遵肅規治法征謀必視諸政府而後行還報
執異言異服以為謀者公察疑似率從輕典射陽湖
飢民以水毀嘯聚公命都統施謀帥兵招之曰是皆
吾赤子順從者籍為兵必不得已而從誅之乎不數
日得丁壯萬餘隸尺籍所戮特首惡三數人維揚培
植久人物盛軍民錯居委巷多茅茨景定初元數有
火警公每輕車至火所賞釀罰當應時撲滅夏四月
乙巳精銳軍晝遺火蘆場在傍晴久蘆燥東南風惡
火勢若奔馬公急掠章武殿及倉廩軍器暨回府治

後村先生集卷一百六十三

七

賜

則庫帑堂宇瞬息皆延燎綆盡力無所施公欲自投
烈焰將士扶掖越于城河至西門亟部分軍馬防制
意外骨月囊橐俱不暇顧乳媪挾公一女不免於難
初占者謂熒惑犯斗斗揚之分楚郡其灾予猶謂融
風屢警足當之矣不謂其烈至此公亟自劾宣諭
宜下日任責勉圖後効公責躬引咎極力營繕務以
稱塞上意市民力不給者貸以鎡北去官宇民居漸
復舊觀五月令赴行在奏事侯代虜帥從淮安通訊
求和公密以聞詔令制司處分而公已歸矣六月除
直寶文閣知隆興府兼江西運副時魏公方歸袞勉

公之任公曰治無狀復叨麾節縱聖恩寬大獨不
愧於心乎歸計遂決七月新制帥應山李公舟次邗
溝即日解纜行李枵如貸於裕齋馬公始能挈其孥
以歸公仕宦所至無俸外錢淮東西閩初建有公支
錢二十萬悉散之軍民至楊迓新儀物未造命備堂
止供一帳堂以外曰此嚴閫府之体者在揚八晦
朔蠲請務聚增踰不解酒息三百餘萬緡沙田屯
田租所減亦萬斛南貨場惧與商賈爭利推場顆
珠寸玉必籍以聞送醪醴錢幣易于公帑以報家
法然也後省繳公命錫二秩言者復論公火後用

錢如泥沙再鑄一秩公安時處順未嘗戚戚獨於火
後侈用之謗君未能言者淮人言于時土木驟興
百費耗起皆在平日調度之外論者不知深而詳致
也久後來所括貴錢物有將校回易來歸者償積逋
者諸司之補還久貸者則有別籍故與元申燒燬之
數異同致煩有司審覈賴朝廷清明其論遂定而公
不及見矣初虜殘臨瑞二郡洪撫諸邑樵人震恐公
弟廡挈少師公賜器輜重往依公於廣陵皆羽化於
烈燄其里人言公之歸尚無清獻之琴鶴安得有伏
波之蒼葭乎公雖中廢然志氣逾壯歲年末暮海內

猶冀其復淮東提刑公再典鄉郡人以為榮始至見
監課舟算皆隸別廳且郡帑赤立欲丐去居旬日計
所入矍然曰是亦足矣按月支官兵俸廩餘力新郡
治憲臺素貧公苦節置白金器數百兩積銅銀十萬
民有避兵江南歸啟窖藏白黃者僕許于官公杖僕
而歸其主郡人莫不服公之明坊場津渡舊皆有挾
而權攝者公始選差官屬江閩裕齋馬公陞學士舉
公自代五年除湖北運判兼知鄂州公力辭就除憲
兼守合肥謀帥魏公薦濠守應山李公及公上許用
公擢直秘閣淮西提刑兼知廬州淮西安撫副司公事

去廬十六年軍民歡迎前人造檟杼織紵繒為洛中
餉公至命撤去流民聚山寨採漆蠟事絲枲以餬口
官低估抑置買公素以為言會有黃榜禁止淮民相
慶肥河自西來貫城中而東匯于巢湖前帥於城西
築隄豬之以隈戎馬高與城等曰此不費錢糧之十
萬兵也然水無所洩巨壑窟焉連三歲用功而隄三
潰至蕩廬舍壞城壁帥猶以為不可廢去則請朝旨
令公復修公不欲立異勿葺而已郡仰酒息商征公
常誦少師公兩語云稅聽自來酒聽自去終始服膺
吏以日入之羨歸公公怪問之曰例也命輸之公帑

雖守邊而尤崇風化子有賤諸母為妾而不友其弟
者杖之第之母陵嫡則又杖妾邊人始知上下之分
朝命敷糶公固爭得免六月除刑部郎丐祠不允陞
直寶章閣因中任侯吏報虜至請閉關公洞開諸門
秉炬以歸遷避之人哨騎近城提兵迎擊虜引去大
閩令公潛師擣穎以牽制虜勢公選將帥廬濠豐壽
四州精銳往焚其委積捷聞增秩為中奉大夫虜自
東而西將趨安豐公調將士邀其惰歸於望仙白沙
城獲兩捷開慶改元魏公以樞使宣撫京湖大使
節齋趙公來公丐去趙公力勉公留廬人將為少師

公建祠公曰久不祠而今祠是以吾而祠它日吾去安知不撤之乎戒勿為民固請公不能禁陞華文閣因任虜圍方陽二山寨甚急公選勇士援之虜數敗北而遁偷渡報至公夏憤曰世受國恩恨不得効死於郊初工部王公籍並城民田隸軍屯後大卿呂公照契責之民而量榷其租旱潦不復蠲減民困催擾有相率而逃者公聞于朝曰王工部固失矣呂大卿亦未為得也時相方生財下郡以為歲科公將去廬猶爭於朝曰始官受其害次民受其害終官民俱受其害乞以田歸主而復其租詔從之漣之隘也淮揚

大震除公大理少卿淮東轉運副使兩淮制置大使司參謀官俄中批除大理卿兩淮制置使知揚州公在廬繕學官造祭器創合肥館建三登樓葺天慶報恩觀去日稚臺遮行帳公夜解維比曉舟行已遠廬人又相寬曰公制置兩淮去猶不遠也淮揚人聞公來始奠枕趙公去亟公曰曩無漣海淮之安自若但當鎮以靜爾先是警備嚴密晝夜持杖擊柝衛子城及轅帳如寇至公一麾去之丞相履齋吳公錄示御筆云使早用杜庶一年必無漣水之事卿為朕勉之遂宣諭云卿前守合肥兩淮奠安今畀全淮尤籍聲

譽連水之失維是前政興復全委於卿贊書略云其
勉紹先烈使夷夏皆知西平之有子公益感奮時有
一二僨軍之將自連歸楚反側不自安公亟召真帳
下部伍分隸諸營它將歸亦補官士卒能拔身來皆
厚待之嘗調都統李海撓連始議遵大路師行驟令
改出它途至南城俘獲甚盛後謀云使由大路遇覆
必矣以上流未清御筆調兵應援曰卿世受國恩想
以君父為念又曰卿宜以國事為念加意選發以濟
事機公奉詔津發恐後時淮揚兵僅存萬餘而抽摘
未已公奏兵不敢不發淮揚萬一疎虞望朝廷念先

臣之功留一子以用初求嘗病一日覺意惡體汗呼
弟及家人至前已不可為蓋棺甫五十一烏乎悲夫
杜氏自南渡為樵川人公承家事國有勞侍親
疾夜不解帶與廡相依為命通籍共財歷二閩皆以
內幕辟廡不私其子繼群從之絕而周其貧者於姻
誼鄉情尤篤曾次軒豁不藏宿一事博覽百家傳記
屬文下筆立就儼語法平園少師公簡牘多公代勞
行草逼少師公觀者不能辨數以父命堂白其言邊
防軍冊如指諸掌孔山喬公杭相李公皆謂杜氏有
子少剛勁晚趨和平然不肯屈搢趨時則終始如一

薦牘先及賢勞有袖書而來者見公匿不敢出每言
居鄉當如處女未嘗有毫髮撓郡縣客至樽酒論文
終日不倦雖位望通顯而敝衣蔬食自奉甚約惟於
好施周給則略無吝色子男五人蕃承務郎新其官
蟠承務郎新其官審登仕郎二尚幼未名女六人長
未笄十二月甲寅塋於郡南香林寺傍黃坑山祔高
祖正奉公塋域之後余論次公平生竊有感焉昔西
事起尹師魯最有能力及帥渭坐貸公使錢左官韓范
不能援張定叟紫岩之子南軒之弟號名侍從晚尹
京兆坐府治文免去公侈用之謗似師魯融風之厄

似定叟國家文法嚴密世間議論刻深隨聲接響幾
于以成敗論人者使公老壽至今勛業光前昔之毀
必轉而為今之譽矣余嘗銘公王父開府顯考少師
之阡世系勲閥已論著者不復出銘曰 堂堂少師
兮敵愾宣力英英康侯兮媿美傳嫡建二閭兮皆底
績續翁緒兮踐翁迹變出慮表兮著龜莫測公能拊
軍若民兮不能禳天狗與熒惑方汲汲以營繕兮奈
信信之煩嘖謂壁有瑕兮 掩德朝搏扶之鵬兮
暮退飛之蠲上還葺燹兮 乘下澤噫大厦棟兮
百年培植奈何斧斤雪之 兮殘參天之黛色吾

曙之薄蝕志逾壯兮頭尚黑事會之來兮何終極曷
不使之復鴈門之騎兮奮渑池之翼百夫特兮萬人
離白日昭昭兮埋此壁韓 北平王祖子孫三世兮
自歎昔余亦為公家兮勒三石年長韓之二紀兮文
無韓之一筆世方以成敗論兮余重為國家惜悲夫

葉寺丞

公葉氏諱彥昞字汝潛世居興化軍仙遊縣之瀨溪

故左僕射兼樞密使贈少師謚正簡公顯之曾孫
州僉判贈通議大夫元浚之孫直徽猷閣將作監贈
宣奉大夫棠之子母碩人姚氏少美秀而文嘉定乙
酉拔胄解丁亥禋霈以父任補將仕郎銓注監通州
酒稅再調高郵軍法掾太守裕齋馬公光祖尤器遇
狂卒嬰城以叛危機交急公佐馬公密設方畧潛通
援師卒猶桀驁公冒矢石諭禍福卒相語曰我等築
城官有扶我者獨葉法曹識人勞苦稍帖然無譁援
師鼓行而入全活一城公與有力焉制使信庵趙公
葵兵部尚書蒙齋袁公甫俱薦于朝公部注建寧府

觀周尚父兮漢新息下逮 唐兮靖若勣或含兩齒
於後車兮或曳足於土室年八十扈親征兮渡鴨淥
而駐蹕少師功成名遂兮首皓白康侯中壻兮猶兩
曜之薄蝕志逾壯兮頭尚黑事會之來兮何終極曷
不使之復鴈門之騎兮奮渾池之翼百夫特兮萬人
離白日昭昭兮埋此壁韓 北平王祖子孫三世兮
自歎昔余亦為公家兮勒三石年長韓之二紀兮文
無韓之一筆世方以成敗論兮余重為國家惜悲夫

葉寺丞

公葉氏諱彥昞字汝潛世居興化軍仙遊縣之瀨溪

故左僕射兼樞密使贈少師謚正簡公顯之曾孫
州僉判贈通議大夫元浚之孫直徽猷閣將作監贈
宣奉大夫棠之子母碩人姚氏少美秀而文嘉定乙
酉拔胄解丁亥禮需以父任補將仕郎銓注監通州
酒稅再調高郵軍法掾太守裕齋馬公光祖尤器遇
狂卒嬰城以叛危機交急公佐馬公密設方畧潛通
援師卒猶桀驁公冒矢石諭禍福卒相語曰我等築
城官有扶我者獨葉法曹識人勞苦稍帖然無譁援
師鼓行而入全活一城公與有力焉制使信庵趙公
葵兵部尚書蒙齋袁公甫俱薦于朝公部注建寧府

政和令邑計舊仰稅場丁錢後省罷邑始不可為更
十三令無一善脫公持一廉興百廢糶鹽坊嚴私販
令行禁止秩滿垂橐而歸雖房奩中物亦委質家大
監喜曰兒能守正簡公清白訓矣丁酉班改知廣州
南海縣臺閭鼎立甲可乙否公裁閭狹投肯綮上官
皆稱其材敏又主客戶雜居訟健而刑繁公平心處
之兩造無翻訴者縣宅燬於叛卒公一新之民不知
役唐經略璘曰安得人人如葉南海癸卯再領兩浙
漕舉乙巳丁大監憂服闋除提轄雜買務遷將作監
主簿輪對言儲貳之建當早儲粟之選宜遴督府結

局可喜邊境撤兵可憂玉音云師傅湏得其人又云
結局在撤戍之後再遷司農寺丞提舉廣南市舶舊
例舟始至有和買綱既辨有例庫易點汚人公壹掃
去老胡相率祠公時京尹趙公與憲提領版曹俾舶
司以戶部市舶入銜公恥扳附以風聞歸和李文溪
昂英詩云一道梅花送行色來時安得似歸時擢知
州不果行奉亳州明道祠丁巳差知郡武軍自庚
寅辛卯後建寧大寧境內朱口大田石岡等處猶結
黨負固出沒叵測帥壽樂史公岩之憲矩山徐公經
孫更迭趣公上事及境吏以例卷進公麾去之曰吾

豈為此來耶閑閣深念專以除盜為急泰寧令張皇
勢公責之曰龔遂有言欲勝之耶將安之耶知縣
審勝安二字當知所處然賊部落主名公廣布耳目
以次勦除獨石岡寨蕭忠顯者最雄黠郡人皆謂失
今不圖疽根終在公指授隅總擒忠顯械送帥府正
典刑餘貸不問請於朝即峒為寨戍以兵戢民始奠
枕矣屬融風延燎郡治公翦荆棘新輪奐規撫鉅厯
於昔葉檢詳米記之略云聽事之後為清心閣為紫
雲道院為燕寢東為館若亭者四面為亭若榭者六
四此又昔之所無者又曰曩寇禍兩載甫定郡宅三

政始備公甫至而禍本拔不踰時而舊觀復可謂善
於集事兼人之能者矣郡人祠公於學朝議方褒治
最以嘖言免歸未息肩壽樂建江閩裕齋建昇閩爭
以軍諮屈致公笑曰諸閩皆大老吾誰適從朝家使
參准閩謀議功名捷徑也亦辭不行改奉建康府崇
禧觀官情愈薄矣始正簡位冠台鼎里無居第大監
始卜居城北之後塘中為寢室兩傍為子舍而已堂
廡聽事皆成於公手戶外引泉為沼疊石為山荷柳
蕭森有濠濮間趣亭臺花木皆合位置惟憐才下士
花朝月夕坐客常數十設嘯諧詠人人盡歡水陸之

珍畢致家食則鮮菜耳祖居面南林自號南林居士
素精悍嘗苦臂痛尋愈丙寅夏五之八日乙夜公將
寢侍人執燭不謹地落籤架延帷箔燎堂宇犬老嫗
亟吼告身篋擲池中挾公以出亡恙不暇顧公母弟
安溪丞彥時挈木主并先朝錫器逼烈燭仆地而死
公素友爱家人匿不以告陽曰亡出公不食者累日
左右計窮吐實公號慟不自勝遷居池館疾作遂不
可為以是月癸丑卒享年六十有七官至奉直大夫
娶龍圖傅公淇之孫女繼黃岩趙氏度支郎官師
之女前卒皆贈恭人子男一人壽頤登仕郎娶南

州錄參陳臺之長女公為人溫克醇實用世才高而
養以靖重落筆語妙而耻於銜鬻正簡以忠清節為
乾道名宰大監以治理效為端平賢岳牧公接奕世
文獻又以學力輔天資故以處則譽居官可紀未嘗
問家有無而周人之急惟恐後作成族黨之賢而秀
者資助其孤寡貧弱者御下不嚴而威未嘗管馮臧
獲其卒也里之縉紳韋布相吊自族姻下至輿皂哭
者皆哀先是公塋趙恭人于縣之善化里烏石山虛
其左壽頤以其年九月丙午奉公柩合窆公初屬疾
余與樂卿陳公煒省公卧内公指壽頤曰以是累君

余曰樂卿乃先大監之客其成持故人穉弟多矣况朱陳姻家乎余與陳公退甫信宿聞公易箚矣聲鐘矣悲夫痛哉壽願奉陳公狀來問銘余少與大監友善後使南海與公同僚歲晚懸車故里與公同巷公謙抑特甚每曰後村昔吾先人執友也今鄰舍翁也常為不速之客亦與直率之集烏呼今皆已矣銘曰公恥署戶部市舶之銜而上節辭二閩軍諮之辟而歸田彼節齋也壽樂也裕齋也內有主眷外秉事權士趨其門如蟻慕羶朝猶沈陸暮送上天三大貴人於公倦公寧株守不喜茹連所立卓哉家法則

然夷攷平生庶幾於全它美可畧著大節焉

黃德遠

余里中有二黃君鎮字德玉績字德遠辱與余遊余常語人惠玉余愛友也德遠余畏友也德玉高科早卒德遠少與兄齊名既弱一箇名愈重遂為鄉先生三十年門人著錄牒以數十百計凡沾丐德遠毫芒者多策名先登惠遠雖未解褐然齒宿而德尊前後牧守礼下之如元夫鉅人郡博士敬事之而不敢友表正泮宮甚久一日若有不樂者拂袖去久之國人大夫固請乃復就職德遠始遊淮浙徧參諸老學無

常師中年還里聞復齋陳公必瓜山潘公柄方興洛
學二公師勉齋者勉齋師文公者德遠遂北面執禮
於二公與同志十餘人集於復齋家仰止堂旬日一
講有口義二公於門人中尤稱陳平甫黃德遠顧君
度君立及二師卒德遠率同門友築東湖書堂請田
于官春秋祀焉讀約聚講如師在時初平舟楊公棟
即學作尊德堂以處習靜劉公彌邵習靜卒久無敢
居者後以德遠繼之涵江書院初賜額又兼山長一
月三講晚聞虛齋趙公以夫作易通與之上下其論
虛齋曰平生所得益友惟德遠耳夏初得寒熱疾既

而有瘳俄復委篤猶勉東湖諸友接扶陳潘一脉且
語諸子以埋辭屬後村德遠生於慶元丙辰十一月
十二日卒於咸淳丙寅八月二十九日年七十一先
是有星隕于書樓之西屬續有雷雨之異所著有四
書遺說近思錄義類若干卷於諸子百家有讀略續
略新略有傳習問答略每謂遷固史新唐書皆未修
之史嘗借國史二百卷九閱月手抄讀徹首尾其專
苦如此不喜作韻語時有感興自謂得風人之趣兩
娶皆宋氏故監丞公藻之孫沙丞克剛之女前夫人
名德麟字瑞甫通九經及前漢書工楷法續德遠十

有六年逮事尊章皆曰吾門增一孝女德遠讀書不問生計客至雞黍不戒而具仲元八歲命賦八韻日晡未就答之其嚴如此生於開禧乙丑四月七日卒於淳祐壬寅四月二十六日年三十八德遠葬之于常泰里瀨溪松峯后山之原丙午冬也子男五人仲元壬子貢士仲會仲和仲固仲稼女適劉直上郭應植宋怡壽庶子文翁後若溪陳氏登乙丑第孫男女三人仲元等與後夫人奉德遠之匱合葬于瀨溪黃氏莆著姓唐御史涵之後世有異材德遠曾大父衮潛舉進士大父必彰業儒積善父汝守以累舉恩奉

對修職卽致仕母李氏封孺人仲元狀德遠言行三千餘言新進士鄭獻翁林棟德遠高第也來致父師治命嗟夫古之人開徑必有三益卜鄰必有二仲言孤學之陋不如相觀之善也余長德遠九歲晚歸鄉里父行者萬墳壓顛兄事者曉星殘月比肩相隨如德遠者指不多屈今遂捨余而去無復共語之人矣豈不然哉乃撫仲元所述之大者叙而銘之銘曰昔河汾氏終身田里雖無事業見隋唐史續經中說百世以俟傳之董程付之郊疇賢哉德遠一布衣爾著書論屋講學析理誰謂君貧貽厥以此門有高弟

家有美子吾銘必傳君未嘗死

後村先生大全集卷之一百六十三

後村先生大全集卷之一百六十四

墓誌銘

陳處士黃夫人

余友陳霆懿叔求余銘其母黃夫人之墓余以耄荒久菁華竭辭懿叔求不怠語益悲歲晚走長鬚遺余書信夕夢偉丈夫責霆曰汝為母乞銘而遺其父孝子固如是耶霆驚悟乃論次二親言行飭長鬚守余門必得銘乃歸君陳氏名龜朋字錫公世為永福人曾大父時升大父宗亮特科終南城尉父泰隱德不仕君生於淳熙庚子其曾祖姑嫁倫魁蕭公國梁女

適鄉先生方君家君館之于塾帥里之經生學子數百人師焉治禮記改賦與同袍課試不魁則亞惟大比輒遺賢君稍厭科舉經自注疏至諸儒疑難問答史自左馬班范至涑水治鑑蜀李長編皆手校口誦傍註群疑已見不足則書紙背謹楷如一率雞鳴起丙夜始就枕雖病猶以其冊某卷脫誤某字未塗改為恨疾草語婦曰善視吾子又顧霆曰好讀書我窮坐命非以書故言訖而暝得年四十三嘉定十五年五月某日也君之學雖不見於用然月旦之評以為善人里有忿競君居其間出一言皆失所爭而去以

某年月日葬君于某鄉某里某山之原黃夫人亦邑名族事舅尤孝敬夫如賓既寡家貧子幼或云人生頃刻耳何不它求樂處夫人曰吾已婦陳氏矣復何言益杜門自誓夜課兒書常燒松明葺蔴苧以待之琅琅成誦乃止稍長則聘名師躬烹魚以為先生饌謂其子曰汝父辛苦如耕耒收收必在汝後汝叔擢第游宦至改秩夫人澹然不色喜惟聞其南宮奏賦丹山翁公所取又聞京狀破白抑齋陳公所薦為一開顏汝叔注上杭令將上以風聞寢夫人亦無戚容久之今上龍飛或勉汝叔為親求仕母子戀恋不忍

捨咸淳初元夫人年七十有七矣猶能穿細針截大
截人以為壽者相夏五感上氣疾小瘳復劇遂以
閏月十六日卒二子霆霖霖宣教郎前四月卒夫人
哭霖之哀始哀一女嫁某人早夭其年八月壬午
叔以夫人合祔于父墓磁叔當以登極慶霈轉陞朝
君與夫人皆當封贈而未沾恩命然君夫婦自立有
不可泯沒者按古書法仕者稱爵隱者稱逸民處士
書君曰處士書黃曰夫人蓋實錄云嗟夫人之生子
患其不賢且才賢且才如磁叔而曾不少遂其顯揚
之志豈文章者固天之所甚各才學者固人之所甚

慕歎然磁叔詩可以廣明良喜起之歌文可以居討
論潤色之任庸詎知屈於暫者不伸於久齟齬於前
者不遇合於後歟處士夫人之阡雙誥燎黃萬家守
冢行有日矣銘曰夫人之藏賢子自誌事母日長
記載詳備處士之沒子方十歲追述先美如昨日事
子厚遠矣磁叔可繼吾銘斯阡以詔來裔

我軒何君

近世為國家立大功名人惟抑齋陳公門下士雜選
其大去為名卿將小者各扳附尺寸致通顯歲晚者
內釋鈞樞外解鈇鉞余嘗訪烏門館蕭然程廷尉衛

將軍之客皆去其終始留公門下者惟我軒何君君名謙字光叔世為莆人抑齋守莆廟論將付以邊事公求士於復齋陳公可托死生患難者陳公以君薦遂與同載抑齋為閩招捕使帥江東西以元樞兼湖廣大使晚建鄉閭君無一日相捨凡平寇誅叛奇謀秘計皆預然事主忠持身潔他賓佐部曲或為人竊議惟君自兵若民自士大夫至兒童走卒莫得而疵及妾校尉皆貴君絕口不言勞抑齋強君受武爵君與人書疏未嘗署銜抑齋重客如坦翁唐公警齋吳公遂初潘公尤獎重庸齋趙公久軒蔡公爭論薦竹

溪林公為書我軒扁帥矩山徐公右心江公欲辟置不果君事繼母孝敬疎財而急義性孤介口不言錢惟嗜詩如飴蜜余嘗記其父抑翁之阡及跋君吟卷評君父子之詩詳矣或謂余多可余曰君論人顯晦余論詩工拙後必有知者君素强健近遺余書趣所作亦齋隧碑未數日間君不疾而逝咸淳丙寅十一月十一日也得年七十配張氏子一某承節郎淮西憲屬先卒二孫志學志堯俱業進士以其年十二月十二日塋于懷安縣八坐鄉裡下里崇福山之原仕至成忠郎監福州作院不書非君志也世系見抑翁

碑銘曰 視其當岌岌之際觀其處寂寂之際其賢
學者之所愧其詩作者不能廢

丁宋傑

宋傑名南一莆士多能賦而丁氏晁盛曰伯杞字元
有曰伯梅字元作曰伯桂字元暉尤擅名每一篇出
萬口膾炙後元暉貴顯為端平御史歷給事中元作
早卒元有內舍奏名矣未解褐而卒即宋傑父也宋
傑幼機警誦前漢書日萬字給事竒之曰吾家白眉
也年十三有聲鄉校拔寶慶乙酉漕解端平丙午曹
薦乙未南宮中鵠矣屬同知舉蔣公重珍以病卒出

監試殿院公王遂代之易以他卷逮癸丑春始奏名
別院廷試以累舉恩陞丙科調福州懷安尉邑人謂
宋傑清談書生爾於吏事未必諳悉而宋傑燭情偽
摘姦伏若素官然公族有僦居以婦墮胎誣屋主者
宋傑辨為藥胎民有負逋自經者子訟債主宋傑曰
汝父縊死矣誰斷其舌搜其家得舌於園某家女
奴溺死父訟主家宋傑曰兩手有泥沙自溺也兩造
皆伏然不善事上官以憲劾去監南嶽廟監廣州東
莞縣稅務經略謝公子強曰司征非所以免儒者將
別有所處宋傑辭去尉卒捕盜盜凡以為辱已擢第

至死誣失主殺之宋傑辨失主與盜未嘗交手篙師
晒衣墮水急下取之溺死母訟舡主宋傑視尸衣果
在手二訟皆息謝公薦宋傑於朝會以職事忤上幕
又以憲劾去貧不能出嶺嶠南士人率子弟行束修
師事焉漕南谷鄭公協手書以濂泉山長延致陽巖
洪公天錫繼至嘗與宋傑同漕薦檄攝海陽承州學
教授兼文公 元兩公書院山長又餞以詩云向曾預
薦君偕我老更能勤我愧君 郡守游公義肅九巖冷
然待宋傑獨厚潮士方喜得師宋傑以悼亡歸官意
闌矣宋傑少時謂功名可立致已而同袍子多先登

躡進宋傑胷中浩然者蟠屈無所施稍自放於酒其
文章有氣骨自在紙上皆現光惟飲酣耳熱向人舉
揚鋪說音節忼慨抑揚臨厲神色自得不知者以為
傲惟余常哀其頓挫而猶幸其老而壯窮而堅也初
實齋與給事同臺及典舉失宋傑出院還臺聞宋傑
家塾書聲甚苦大悔之別頭考官歐陽起鳴得宋傑
賦擊節始擢第然其年五十七矣余視吾里艾軒圃
山兩貳鄉皆策名晚而致身速意乘除之理則然惟
宋傑仕十餘年人以材名遇合宋傑以才名困厄不
改頭銜而死則有不可解者然以旁達論人淺之乎

為丈夫者黃注夢升一主簿耳歐陽公銘其墓反復嗟惜其意氣尚在文章未衰穆修伯長一參軍耳章聖聞其詩名而尹師魯兄弟師其古文然則宋傑之所自立者豈以位卑祿薄而遂泯沒哉宋傑於所居闕一室方僅如斗扁曰斗軒後有隙地蒔花灌蔬丙寅初度語諸子吾今七十諸父所無可為丁氏破荒死亦何憾俄苦上氣疾預處後事語諸子善持門戶娶陳氏以勤儉相君子前卒三子長國老次壽老後弟南英次侑老後弟監舶南叟二女貢士黃仲元林履孫其婚也生以慶元丁巳七月二日卒以咸淳

丙寅十一月六日葬以咸淳丁卯正月三十日與陳孺人同穴墓在惟新里樟林傳簫之原宋傑性孤介少所推下余嘗交其二父皆銘其阡宋傑無恙時彙給事諫草將付梓屬余序之余病既未果為宋傑且死命其子來責諾且曰我埋辭併以累此翁余既撫竇納銘宋傑壙中又將序諫草以踐前言其世系已見二父誌銘曰以為難兮或搏扶而直上以為易兮或分寸之莫攀猗宋傑兮彩翠如孔鸞盍冲於霄漢兮誰鍛其羽翰埋斯人於黃壤兮巨靈瑟縮而不安吾間賢有後兮天好還竭末生兮謝宗盛攸或出

兮荀氏蕃嗟嗟宋傑兮雖齋志於九原有珠樹之競
秀兮必丹桂之高攀

羅晉伯

進賢羅氏上世有德於里人其後愈蕃而大君名晉
字晉伯曾祖俊傑祖諤奕世長者父應積善以耆年
授迪功郎母萬氏封孺人君蚤從驪塘蟾塘二危公
稹和蒙堂柴公中守東谷歐陽公鎮學游鄉校有能
賦聲秋賦輒不售迪功年寔高君嘆曰吾親老矣
幹蠱非子職乎遂罷舉求志專以訓子娛親為樂迪
功夫婦命服坐堂上君率子孫萊衣爛班拜舞堂下

即所居東偏萬竹中作樓叢書萬卷取昌黎詩語扁
曰經訓古心江公萬里記之其文高而雅其味深而
長稱君薄己厚人昏夜赴急場屋不偶曰以付兒曹
同時耆舊李公義山雷公宜中皆嘗登臨賦詠初迪
功卜居石塘及君子弟既眾內外干指君乃於石塘
西南樵峰雲麓石溪各為初宅一區高深大小一準
石塘凡研圖史必均居鄰從父寶章公必元寶章命
君幼子同祖為孫併新寶章公舊宅又於林壑佳處
為對山閣清閔堂躡雲披錦臨清等亭遇好風佳月
以兩鶴導侍寶章公從族戚賓客為竟日款宴集必

設棋枰為樂寶章笑曰晉伯與人無競惟棋力爭酒
酣倡為歌詩客屬和必喜或詩未成必鼓旗傍諫滿
座闕堂四方士來訪者皆倒屣下榻無倦色咸淳丙
寅得脾疾菊節猶觴客竟席越三日語家人無他苦
但覺氣息微倦勿以粥藥強我十五日晨興奄然而
逝里人哭之慟士友莫不反袂相吊享年七十一娶
趙氏前卒子男五人一性承信即前饒州樂平縣酒
稅一初登仕郎一正登仕郎湖南漕貢進士一理登
仕郎江西漕貢進士同祖繼寶章公之子修職郎信
州永豐縣主簿一初後公二十日卒一正前二年卒

女三人進士楊渠登仕郎吳壁進士父道夫其婚也
孫男九人困夫大方大圓木有陽生大信大年德孫
餘未名困夫陽生並登仕郎女七人進士陳珽將仕
郎趙友澄其婿也餘未行曾孫男女一人明年某月
某日一性等遵治命葬君于姜山前既葬一性等奉
斛峯李公伯玉狀君言行問銘於余昔太史公稱伯
夷得孔子而彰顏回附驥尾而顯君以足士不出閭
巷而古心記君之樓千言謂君據經守古立于高遠
不可浼斛峯狀公之行千六百謂君居鄉富者敬其
賢貧者飲其惠為惡者有所憚而不敢發又云不矯

亢以為高不詭隨以為卑遇事糾結他人搏手無術者君迎刃而解惜其不少見於用古心大宗師也斛峰名法從也君可謂能自附於青雲之表矣余曩與寶章公同僚晚銘其阡又銘君賢配趙夫人之藏今復銘君銘曰 昔蔡中郎文字崛竒碑版流傳價重色絲惟於林宗曰無愧辭豈功名人有醇有疵彼高尚者散髮采薇終身不鼓琴無成虧吾銘晉伯髣髴似之書樓歸然貽厥之基

李艮翁禮部

余兒時聞鄉先生李公伯可主課槐軒席下傳業者

常數百人時先君官京師余有子職不得受錄牒然先生得余少作驚異曰後必名家常參選入都賀先君曰公兒真英物也先君每舉其言以厲余後十餘年余自江淮聞幕還里先生方需次樵倅與里中諸老尋真率之盟猥自降屈扳余入社余以名微齒幼固辭諸老不相捨由此日侍杖履俄而先生微恙仙去余與諸老哭之慟先生名宗之伯可字也昔嘗語余某有子少君七歲其才思亦君流亞但幼多病賴藥梳扶持之爾因呼君出俾與余定交禮部公也初名鋼字汝礪其神氣若王弼何晏之清而骨軀甚於

彥輔叔寶之羸及聽其緒言宮動商應若張樂於洞庭也出其論著玉白花紅如濯錦於蜀江也每嘆曰他日相遇中原吾當避君三舍乎常相視一笑後余為樞掾省郎立集英殿下君始改名丑父字良翁由鄉賦擢乙未第余每為安晚果山兩丞相言公才學非余敢望君雖由此開朝蹟然除目屢下不過留滯學官館職它人往往捷出騰上君力請外補再入未幾復引去晚值今太師平章公爰立素竒君才稍遷擢及兼禮部郎官人皆曰大典冊必屬君手君請麾不已出使衡湘全邵兩守貪虐公方劾治未報以風

聞免官君處之夷然歸葺故居前闢荷蕩為水榭釣川花朝月夕與親朋樂飲若未嘗顯融者意其壽祉來艾也君臨發湘中時微感末疾既愈矣俄復作易醫不能療遂卒丁卯夏五戊子日也年七十四所居北亭山號亭山翁有文集若干卷君歷官內為刑工架閣太學正博士諸王宮教授太府丞祕書郎著作佐郎著作郎權禮部郎官嘗兼沂景獻府教授外樵川戶曹臨安府節制司準遣淮浙發運幹官添倅福州建寧府淮閩參議湖南提舉積階至朝請大夫上登寶位當轉元士而不及拜余嘗病世之文人才士

浮華有餘而節守不足時鶴相謀躁進以君為安晚
上客又與臺端林公彬之同里介君游揚於二公間
君惡其人顯絕之丁容沈翥欲自結於君誦君私闡
發策云願北面君曰吾文豈願此曹稱佳翥怒丁已
蓄憾千峯陳公去國朝無餞者君留江浙越宿而歸
丁喻沈嗾言者逐君去南宮對劄首言郡壞於獻羨
邑壞於貪汙乾淳之際無貧州法守明而貪吏少今
州之貧者什六七縣視州又加倍昔人云欲備契丹
西夏當寬河北閩中願陛下惜襄蜀淮漢廣西民力
瑣瑣臚仕先朝所無陛下於所厚者不容薄於至

公者不容私穿班峻職名藩要郡姻戚皆得以才自
見然議者但以為恩澤侯挾貴臨民安得盡如人意
所至以貪暴稱大學一書深言聚斂之失力陳義利
之辨陛下之所飲聞奸貪竄殛此事掃除御在撥賜
民力寬裕臣之所願蓋不止此未言願陛下以此授
之皇太子以身教之以心教之臣聞古無教太子之
官惟師氏居虎門王世子學焉第二劄言士習趨於
競民習踰於侈今游士競於邊功借補競於權攝添
教正教競於郡土著游學競於京競之劫也景祐之
詔自品官第宅器用莫不有制今倡優后飾輿皂玉

食董賢之第，綈柱錦檻，原氏之阡，重門周閭，侈之極也。競心生，則寡廉鮮恥，侈心益，則踰禮越義，顧陛下明法制，移風俗，自京邑始，其立朝言議，風止如此。初，庸齋趙公茂實，高自標致，尤靳許，可惟於君曰：斯人純粹篤實，君子人也。東澗湯公伯紀，有重名，每嘆君清修雅澹，可敬不獨文字。君先世會稽人，六世祖思同，秦隱君，避地溫陵，徙居莆。曾祖德暉，陽江令，祖永年，贈承事郎，父昭武，通守也。君前配林氏，賢而蚤世，以其女弟續絃，皆封恭人。今恭人尤賢而高才，拊育兒女如己，出君讀書，外家事不挂口。一付中饋，曰：

吾有賢配，始君無卓錫，恭人勤生葺家，厚倫睦族，內外肅然。君郭外之田，雖薄，銖銖係俸，餘夫婦合謀置膏腴若干斛，以贍其宗。又輕貨，葬君及前恭人于待賢里，迎仙爐峰之原。臘月庚申日也。于濟孫登壬戌第，迪功郎六安簿次勤孫任迪功郎安豐尉孫一人，將以遺澤奏女四人進士方之巽林公晉柯應采太學生吳澧其婿也。恭人奉君柩出里門，禮文奢儉，得中顏色，哭泣盡哀。故奉常陳卿煒觀而嘆曰：烈丈夫之才，有不及也。余行天下，取友多矣，或前密後疎，或始合終離，非直交游之難，殆亦有數存焉。若夫自

童至耄和如壘篔合如符節中更艱難險阻生死不相背負若余與亭山竹溪三人者指不多屈余與肅翁先歸君至自湘嘗會於海月堂劇談數夕又會于余之樗庵亦數夕其至言精論有可以使石點頭龍出聽者未知鵝湖會散之後人間更幾百年有此樂否嗚呼悲夫竹溪既狀君之行余撮取其大者刻之宰上銘曰天生才之甚艱兮士或以才而為累紛瑕瑜之相掩兮美純粹之難值博者玩物以喪志兮狷者露才而揚己余謂天下之論兮至聖門而止使周公之吝驕兮不足觀矣昔者吾友兮嘗從事於是

外灰寒而木槁兮內黃中而通理發其毫芒兮皆伏光怪而藏組麗有騷之潔兮無騷之怨有雅之思兮無雅之刺温温之和兮謙謙之志客設彼短兮君掩其耳士有才善兮叩之不置使若人兮早居討論潤色之地中朝典冊兮視先漢夫何媿奈何使之校亥豕之訛兮飽齏鹽之味或道以終南之徑兮大風之墜君義不食舒亶之唾兮恥汚劉輿之賦常拔前而竟後兮連蹇于外逮景定之再造兮覽揮而至猶忽而來兮倏而逝及太史氏表郎之拜兮若淳熙之持明招呂氏士林方拭目兮觀三麻與九制甫襍被

而直入兮忽覽鏡而自喟謂拔淹君相之仁兮知足
士子之義矧吾友之皆去兮吾何為乎留滯雖萬牛
而莫挽兮求一麾而自試衆皆剖符兮君獨攬轡夫
何晨歌皇華之詩兮暮入耆英之會君已忘鷗鵬寔
化之大兮寧校夫雞蟲得失之細厭醜甕之蚋襲兮
若仙家之蟬蛻昔三友之鼎峙兮今兩翁之相對悲
夫吾銘悽愴殆有情之痴兮非無從之涕

吳君謀少卿

端平乙未理宗皇帝始親政事攬權綱策士子廷於
萬鵠袍中擢莆田吳君叔告為第一其奏篇以發強

密察為說上覽而異之策傳都城紙貴自縉紳至韋
布皆傳誦之余時以樞掾立廷下同列意一徐公竒
君丰骨謂余曰小亦侍從僉書咸武軍節度判官廳
公事郡文學闕帥欲煩君恐不屑就君欣然曰某去
場屋幾時而隔絕士子乎後學經指教者多所成就
淮西平寇將士辨府犒薄欲闕僚屬莫敢言君白帥
宜稍加厚肅然無譁抑齋陳公來謝君不敢當戊戌
四月以正字召進校書郎秀岳李公薦屬兼史館校
勘己亥兼並文府教授遷秘書郎輪對首言敵國外
患天災地變乃動心忍性側身修行之機今水合未

來遂交口談清歌之效裸享偶霽已動色籍格天之
祥大呂意向回隱朋黨之植根有萌事機牽掣琴瑟
之膠絃如故百執事循默容身者多慷慨許國者少
謂心王室不如附權臣謂遵正道不如赴邪徑督府
毀撤藩籬深處堂奧辟置多於朝列供億竭乎利源
帥閫自為矛盾私分壑鄰寇至閉壘自全寇退邀功
告捷此臣所深懼也又言邪封曲徑壓以萬鈞借曰
御筆奏篇閣漫以一字報曰止依室垂磬而尚襲
承平之用度家四海而猶事舊邸之繕營今欲挾私
與欺之弊亦惟反私而公轉欺而實而已次言流民

和糴二弊其說謂莫善于行方田之策莫不善於下
清野之令庚子差考公試選著作佐郎兼權都官郎
官先是徐公杰求便養未報謁告歸舟至桐廬幾溺
卧病久告滿無為言者君白廟堂徐先一榜已不當
處其右徐遂有著作兵部之召是歲十月以親老丐
外知撫州至郡聞文清李公薨拊膺曰淳祐改元殆
殆應此矣督客彈冠或勸君宜稍親附君不答其治
以正風教扶善良為先歲于綱運外和糴三十六萬
斛降祠牒科配君稽簿書覈隱漏以佐糴本郡溪募
舟尤難舊碑郡胥部運多失臨君始造官舟募以貲

為郎者部押其奉公勤職如此後言者反以為罪秋
七月丐祠不允十一月除刑部郎初言路囑某事不
答江闈遣牙校督馬芻倨甚君不為動闈大不平中
外夾攻復君新命部使者郡人也頗為辨明猶貶一
秩至自臨川奉母夫人八十壽觴親友畢集君喜見
顏色曰豈不勝於攢眉倨案辦和糴督馬草時即癸
卯復元階主管崇禧觀丙午差知袁州丁未召奏事
戊申丁陳令人夏庚戌服闋再除刑部主管崇道觀
甲寅知漳州丙辰主管冲佑觀丁巳知衡州庚申改
常州又改嚴州盖自江右歸會祠者三召者二予郡

者五皆不果行景定辛酉始召除尚右郎官君感泣
曰今不扶老一行恐終不望清光入對言天下萬事
其本在人主之一心心無兩用不一于我則二於物
臣嘗竊窺聖德每繼一大患難則動一大悔悟遇一
大變異則發一大傲懼真堯舜用心矣臣不知處安
樂無事時和歲豐之時悔心懼心常如患難變異時
否向湖廣淮蜀四面皆敵今瀘城歸漣海復山東版
圖再入職方矣向霖潦饑饉民粒孔艱今土膏脉動
農已下袂麥將新食矣行都之懋遷者輻湊輔郡之
蕩析者漸復向之憂于敵傲於水者得無因是而少

德林先生大全集
息子四凶得無量移予書所謂巧言令色得無有孔
任者乎魏證所謂樂身之事得無有切於心者乎四
月兼國史院編修官實錄院檢討官五月差殿試覆
考官癸亥元日除大理少卿累疏丐外三月除直寶
閣提舉浙西常平事時鹽筴改隸他司或以為病君
曰上使吾舍孔桑筦榷之利而修耿壽昌常平之法
某敢不奉詔書謹歛散為天子養基本為畿民備凶
荒仕挾權貴求辟舉君曰冗員不可增某人不可舉
十一月召奏事免牘再上得請喜甚南歸僕馬蕭然
行橐無珍玩奇貨非若世之貴仕者有交趾之珠犀

隴右之語烏日南之名花牛李二公之奇石也甲子
春祠命甫下復寢亦不再請乙丑哭二女孫哭冢婦
又有悼亡之戚送塋歸若感風疫者猶自力作廟堂
書乞休致呼諸子囑家事不少亂屬疾僅旬決終于
正寢歲除日也享年七十有三積階至朝請大夫上
登極當轉元士不及拜君字君謀有秋畦集若干卷
吳氏世居水之南北擢第者十數人仕至二千石者
數人少與兄循伯齊名同貢於鄉事兄如父曾大父
翊成忠郎建州都作院大父國寶父元度累贈中散
大夫母陳氏封安人贈令人君娶朱氏前三十五年

卒繼張氏前三月卒皆封恭人子男三人起渥丁未
進士宣教郎起滄文林郎潮州判官起家當以遺澤
奏補女一人適從事郎連州桂陽簿孫強學前卒孫
男四人強老在老明老圭老孫女二人長適承奉郎
陳君華次未嫁皆早逝以咸淳戊辰閏正月某日合
墓于合浦里笏山之原今建安尹漕斛峯侍郎李公
狀君之行詳而實李公與君魁亞臚傳知君最深言
君治郡捕蝗漕粟汲汲鮮懽稱提令峻君行以寬朝
旨黜吏以撼君君曰曩在閩幕某公至今見仇某亦
人爾忤都司忤言者又忤丞相介弟不歸何待曜軒

王公初不相知後讀君漕閣發策擊節稱貴及垓輩
受人嗾使王公斥其名曰何物御史不肖乃爾又言
實齋王公衡文省闈以得公為喜鶴山魏公取

末章忠清二字大書扁君堂在先廬之西鶴

山實齋二公翰墨存焉任三十年中外僅七考居閑
之日果山安晚諸老滄州梅塋諸賢非不憐才知己
然除目屢下而中止薦書或藁而未上運景定清明
鄉列畿節將用矣而前畸於人後厄於天其言反覆
曲折深悲屢嘆皆身歷耳聞而目見者嗚呼可以備
南董氏之紀述矣余與君同里聞君既擢倫魁交遊

甚廣及遭陟此之難乃以陳夫人埋絳見屬余以是
知君之於余厚也諸孤本君遺意以宰上之題為請
初意一言君必貴景定庚申余道建戲意一云公風
鑒素高獨君謀至今留滯何也意一曰男子蓋棺事
定後村安知君謀之不貴其為名公益重如此因記
其語以紓余悲銘曰 惟哀然之選今已尊寵於漢
世迨李唐皇宋之設科考尤重親策之士以至尊為
座主今異有司之校藝或嘉橫浦之忠考或喜于湖
之字徒步而拜封考十年而兩制平津不能容考薛
宣不敢吏世降俗薄考與古異醜者妬考忮者甚加

辨以屠沽之目考誣軼以賈豎之事昔繅藉為圭璧
兮今捐棄如管蒯或見薪于樵斧兮遑恤于鼎味嗟
細德之儉微兮哀若人之不值尋浴下之真宰兮忘
澤畔之憔悴雖背違於時好兮難泯沒於公議亂曰
有義方考訓子孫有諫草兮留天地遭巫咸兮難
招銘有道兮無愧

後村先生大全集卷之一百六十四

後村先生大全集卷之一百六十五

墓誌銘

劉寶章

公劉氏家譜云漢景帝子長沙王發發子蒼之後嗣封者三世家於安城後析于廬陵五世祖以五季間徙居永新至公大父鑑事親孝居喪廬墓行義為邑人師法為大父卜宅于邑之草市掘地得石隱隱有十字云鄉里稱善人子孫有興者衆異之禱于仰山之神而生公神錫之名故公名洙而字師魯後公歷官多在兵間略如尹公公幼聰悟長英邁既冠以律

賦古文有聲鄉校嘉定甲戌禮闈得雋以大對語直
屈居乙科調嚴州戶掾攝郡文學叔艾諸生舉行鄉
飲守鄭公之悌事必咨焉某掾故部胥也挾姦行私
公白發其事於廣坐析之一郡稱快娶有寃獄久未
決奉檄讞問立得其情再調藤州教官桂帥尚書胡
公留入幕公曰分教吾職也牢辭弗就時邊事動蘄
黃之禍尤慘駕部左公謦被命經理曰此重任也非
得腹心友朋誰與共濟力請于朝即日報可公始入
淮西幕時左公嚴火禁一夕有犯者公曰突煙爾不
若即火所薄懲民不復犯郡罹兵火莽為丸礮公為

左公區畫營繕堯連棟接畫復舊觀廳堂以主

主賢勞可任重寄遠由幕府改秩宰黃岡邑無孔錢
粒粟公銖寸積累糴穀數千斛立社倉民賴以活郡
以軍需科斂數千人公曰雖盡髡邑民恐難塞責不
若隨所有以應命擢黃之通守就丞戎監俄繼左公
守又兼臬事踰歲為真先後贊書有宣力邊疆識見
裕如及軍政邊防為費甚夥一不以累公上之宸邊
民有互市相仇怨者公曰不戢且召邊釁戒勿讎報
終公之世風塵無警江閩盜起調兵于淮議者多以
邊地卑弱為辭公曰如國事何立棟精銳朝聞夕引

師行有紀所向克捷群不逞有焚麻步市掠民財者獲渠魁四梟其首衆潰而去又有逋卒三百餘謀為亂公康知命統制官部兵出城巡邏衆驚曰真神明也皆烏獸散光山黥卒王道斌挾左道吏魁孟祥為之黨據石盤石山妄官稱年號淮民傾貲徽福公悉擒而殲之黃城池卑淺公浚築使之高深造鐵甲兜鍪各二千貿易戰馬千餘匹積錢百萬米三萬斛富實為淮右諸郡最蓋其自令而倅自倅而守自守而臬始為左公辟客終踐左公補處近世安邊境立功名未有如公之速者然公皆以材能自致高位設者

亦謂朝廷選拔至公余論次公平生行事以眈然一縱掖而智畧輻湊暗合孫吳集先事預料投機立發有古名卿將之風使假之年而究其用豈獨淮右賴之公生於淳熙癸卯十一月七日終於庚寅十一月二十八日得年四十有八以紹定壬辰十月某日塋于邑西三里塘之原配蕭繼齊氏章氏皆封宜人贈淑人子男二人槩故梧州錄事贈通直郎槩見朝散郎知汀州孫男三人煒煒焯初公生二子概以謹厚明允取嘉量之義而字允常槩以幼志於學取日新之義而字德常允常不幸前卒德常方以才學器業

紹公之弓冶大公之門閭所交皆當世豪傑顧以宰
上之碑囑之華皓之叟何歟初余游江淮間幕同僚
皆一時名士左公其一焉余不及識公而左公談公
不容口公大節磊落而細行尤謹扁其齋曰省吾所
至每以平反奉母一笑其事長生則服勤盡瘁沒則
喪終盡哀訃聞之日詔陞延閣轉三秩贊書略云麾
節煌煌奄忽危殆書生之命良可嘆也其惜才之意
深矣公未遇時夢與坡公游在齊安於雪堂絕巔築
亭扁曰赤壁風月他日黃人必有以左公及公侑食
坡仙者德常奉家傳來請銘距塋三十有七年矣是

為銘銘曰儒者設兵僅一橫槩兮惜不試

仲塗蘇子美石曼卿劉季孫之流兮皆有志而未

遂惟余襄公於廣王懿敏於并兮戶河南於滑張乘

崖於益王襄敏於洮兮李誠之於桂鄭亨仲劉彥冲

二賢兮死守險隘於蜀關之外皆能立功名於邊兮

垂竹帛於世前修往矣兮誰其繼嘉定丙子兮虜初

渝誓余為閩屬兮身履日擊其事蹂躪與黃兮乘久

安之弛備野無寸草兮民無噍類吾僚如何李二牧兮

皆國髦士或效死勿去兮或握節而殪駕部公於此

時兮受朝委寄孤身狗國兮辟公副貳肉薄登脾兮

銖索葺廢護其地之風寒兮作其人之勇氣璽書數
下兮獎賓主之幼瘁奈何驚翮鍛兮驥足躡甫駕部
之奄忽兮俄延閣之委蛻惟二郡屹然兮為天塹之
屏蔽馬不敢飲兮豺不敢吠上穹不壽若人兮來者
卒享其利吾秉此筆兮非特慰公之英嗣竊意淮人
覽之兮必思召公之遺愛懷叔子而墮淚嗚呼悲夫

陳光仲常鄉

陳劉二氏父祖世聯塙子弟幼同學余為童子時與
君及二兄俱受學於鄉先生方澤儒余及長公已冠
仲兄於君尚髣髴長君伯有尤英妙為澤儒先生器

重余時方抄誦歐曾李秦伯夾漈湘鄉二鄭艾軒遺
文冥搜苦思欲與方駕人皆笑其迂惟君兄弟與余
同好君諱煒字光仲年甫十二三識者見其眉宇曰
此陳氏白眉也未幾長君蚤世余哭之慟仲兄煒亦
頽挫場屋終于韋布而君未三十擢庚辰內科調三
衢戶曹秩滿再調延平理掾未上改台州推官杭相
李文清公出牧雅敬重君事必咨焉州境旱荒委君
檢放君所至集隅保田鄰計畝鞭耒劑量分數無錙
銖差他官所申訟牒紛至惟經君手衆稱公平郡有
久年不決之囚臬臺委君檢覆君密訪者宿知死者

疇昔揚生於脛君曰吾得其情矣臬臺以其說推鞠
官吏免失入被誣者獲昭雪文清大喜以京秩薦後
爰立擢公清要實基於此考舉及格改秩知永福縣
邑多寓貴緘狀多或數封君雖為書判然未嘗行移
且大書揭示云某官封至某狀觀者愧赧由是鉅箚
無事目可漏矣期年以從兄允脩倖福避嫌改調吉
之大和以樽節錢為民代輸本年稅役及前年未納
者時建督府諸郡困於軍需以苗頭計增解而縣額
不下十萬石袖詔詣郡力爭云此等數歛不可使
邑人稱自陳知縣始寧別措置以助軍餉士民遮留

曰願出稅未預脩縣家無失戎好知縣君答以不親
行斷不可免寧去而不可增從則回縣不從則去郡
守江泰之為隘申果得請而還邑人祠君于快閣之側
尹禁止不能過遂計所費而償之時諸邑爭科歛奉
承惟太和境內晏然無擾文清公薦于上以計院召
輪對言鼎足有承君之象廟堂無任責之人懦而不
能為知而不敢為靡有所不為指當時大臣而言也
又舉中公力行之語以諷議時政歲餘遷國子監簿
未兩月御筆除監察御史力辭至再有言之甚易為
之實難之語上命弗俞勉强供職皂隸請入臺官解

君嘿嘿不答及上第一義彈數執政中外駭駭有令
換疏君答以某頭可斷疏不可換飄然出關繼有大
府少卿之命君不拜而行淳祐壬寅元日召奏事力
辭除廣東轉運判官入境建臺潮惠民訟首吏君
之潮守暴橫人皆以為當軸上客不敢問君疏罷之
初君之出臺也人未知君底蘊以奏疏本君之意或
謂懦不能為者謂集人某人知不敢為者謂李文清
靡所不為者謂山相疑君主山相者然靡所不為本
非佳語及劾潮守人始知君之心山相果怒未幾奪
漕一閑十年及安晚再相以舊臺諫例矜予郡之命

起家牧潮郡計舊取辨科罰兩造勝者輒賀 負
者納贖罪錢君首釐革民遷善遠罪不敢犯節浮費
欲例卷為官民戶僧寺代輸全年夏稅及累載時吟
為錢二萬三千餘緡歲暮復給軍民家千錢文繕學
宮葺庵驛治城壁潮人至今稱之思擢知袁州言州
皆不果行兩奉祠廩余庚申召歸禁近壑公既歸印
問余鄱陽闕守見大夫誰可使者余力言君漕廣守
潮勞績壑公亦自知君余曰公以元勳獨相進擬何
患不從但安晚嘗欲再除君少卿上云斯人曹論
宗勉賢相也不果召安晚以王音見告余曰君乃李

文清所薦豈有此事論文清者自是同姓陳震察乃上誤記其名爾余請安晚為辨誣晚云上意不順凡是渠命未通只得少待願堅公記此語上若再記得舊話須力為之辨明上必感悟及進擬皆如余言加秘閣以寵其行然鄱陽吏士來迎中道為言者所抑不果行堅公又問余廣舶卓夢卿若求祠孰可代之余荅云前薦陳煒亦嘗歷察官鄉少資望與夢卿相同未出命閑余去國後卒以君代卓建琛臺愆海賈以命易貨向來互市使者強買乾沒之事毫髮不以所積贏餘二萬緡創抵當庫收其利息為天時不

順之脩綱解水脚之需君久于外上知其清介無附麗以樂御召列於夷夔之選矣而止或尼之奉雲臺祠角巾東路若未嘗貴顯者益治圃畦花柳浚沼種菱茨即所居之側為少閣以通圃中舊亭臺皆粉飾而增廣之昔筆床茶竈僅可以葉舟載往舍南舍北小小邱壑耳今畫橈綵舫可以由溝而達溪由溪而涉江矣君人間之味薄物外之趣深居鄉不以一事干郡邑不以一字通權貴累任嶺海遇歲荒糴貴常艮南粟至莆鄰里鄉黨無親疎厚薄叩戶張膽人人蒙惠為佛老事君祈福壽者屢書不一書也前輩有

為族人作義庄者有身為相而只作郎中戶者君待
兒子如已子歲晚治命男析財產受思澤女厚奩合
醫命士皆今人之所難晚好讀易及註老書余耄且
盲君健如虎燈夕猶赴郡宴明日又携家人廣遊覽
偶感微疾來求歲丹余奉三粒而勸勿餌君猶隱几
端坐若無甚苦奄然委蛻戊辰正月二十二日也享
年七十有七積階至朝議大夫沒之日里巷嘗受惠
者相率三百餘人膜拜所謂塔者至君靈几盡哀而
去君系出太丘長上世由固始遷莆遂聚居烏石山
前曾祖膏故大府少累贈少傅祖推故通直郎知鄉

福州長溪縣事公松贈中大夫母方氏贈令人娶
氏贈恭人先三十八年卒子男四人長臺文林郎南
雄州戶錄次定孫朝散郎軍器監承知無為軍出繼
四明資政樞密長子允修次至修職郎吳德府戶錄
次墊修職郎廣州新會主簿女三人長季早亡次適
朝請郎知贛州方演孫孫男三人鏗將仕郎履公豐
公遺澤未奏孫女二人長適葉丞相孫登仕郎壽頤
次未笄姪寧孫將仕郎姪女適修職郎新泉州晉江
縣丞顧介孫卜阡於烏石山使星亭之側置冢舍渥
鄰皆薨連棟接輪與新美成一聚落將以某年某月

某日合葬諸孤記書世系歷官及卒葬年月于坎又奉所著家傳來請銘如君之賢宜得李北海蔡中郎碑之庶可以照四裔而不朽繼前輩而無愧余豈其人哉然發明君與杭相終始之交情昭揭君與山相齟齬之大節或附伯夷青雲之傳不受元規西風之塵則余於斯文非惟不讓李蔡欲駸駸度驂騑前矣昔人有言鮑叔知我又云君知我勝我自知余意君地下精爽覽之曰此必吾同學見劉子八十餘之老筆也君子孫皆抱負志業方興而未艾真兄弟記君言行無毫髮遺秩章貢使君狀君允詳實皆余所未

及者可以互致乃系以銘銘曰 叔世人物之生難求全而責備或尊寵於朝廷兮或不容于州里或家修而廷壞兮或鄉譽而國毀猗吾退菴兮則異於是窮通一念兮用舍一致其笑談金石之擊撞兮其氣宇風月之光霽余嘗觀之於臺閣論建之間兮又熟察之於閨門倫紀之際外敬其英邁兮內服其純粹及入而對仗兮凜鵬鶚之獨擊出而攬轡兮問狼豺而不避泛觀時流兮奚啻于累百歷數前修兮僅有其一二錄之以補者舊兮又以其副上之太史氏

去華姪

余叔弟惠州守處和有二子君長也小名埜母趙安
人生母董氏初從處和游官四方及處和專城君有
婦兒矣父卒官下由護柩至負土毀瘠骨立服闋以
父遺澤改名質甫字去華性冲淡於紛華盛麗閉目
不覩年逾強仕猶不屑銓集余勉之一出咸淳丙
寅銓中調泉州晉江縣主簿需次九年或笑其迂名
處之怡然諸公貴人多聞其風而不識其面未嘗為
高世絕俗之行治其身而已未嘗有爭名逐利之事
修於家而已久而宗戚皆曰去華孝友人也朋友皆
曰去華忠信人也尊老皆曰吾佳子弟也卑幼皆曰

吾賢父凡也仕者皆曰是不與我爭鼎鍾者隱者皆
曰是不與我爭薇蕨者豪右者皆曰是遜畔而無
侵於我者貧細者皆曰是好施而有惠於我者牧宰
皆曰是未嘗懷刺及吾門者未嘗有一字至訟庭者
去華匹士非有智慧謬巧而無私情公議翕然稱之
以為鄉國之善士此豈聲音笑貌之所能致哉予毫
且盲三子皆薄官惟去華與其仲氏連鄉在予左右
吐辭則筆之簡牘舉足則掖之卧起余特以為命一
旦屬疾垂勿藥矣不信宿間奄然蛻去余與連鄉哭
之慟疇昔之愛敬去華者莫不沾襟反袂臨其喪而

吊其孤焉去華生於嘉定庚辰八月乙亥卒于咸淳
戊辰三月己卯年四十九塋于是歲八月壬寅墓在
興教里楓林之原去華未病所自卜也娶林氏臨漳
郡博士護之女繼方氏貢士應辰之季女皆前卒男
績十二續方晬女阿嗣九歲達卿事兄如父拊妹如
子為去華治冢作饗亭垂門華表略如樗庵規制既
盡力畢窀穸又為一女二孤拊育訓誨有以不安必
廢寢食視湯掖復常乃已余兩猶子之賢視史冊所
書無愧達卿嘗領胄薦既罷舉棲遁更名求志字達
卿云嗚呼昔昌黎公稱兄子老成集中有祭文而無

墓誌余於去華既酌之又銘之去華工詩文楷法有
顏筋柳骨然皆為去華餘事其世系見于水心先生
所作二劉碑銘曰且予讀茅容徐孺子元紫芝陽
亢宗言行雖相去千載常願師友其人嗚呼以吾去
華之賢使與漢唐諸子同時必有以矯薄俗還淳風
者而生不與逸民之舉沒不過良史之筆其可哀也
夫其可哀也夫

陳司直

君諱增字仲能生二歲以正獻公遺澤補承務郎銓
中監臨安府樓店務歷知福州懷安丞蓋退而居者

二十載中丁外艱淳祐庚戌南宗辟主管睦宗院丁
內艱寶祐丁巳主管西外睦宗院景定癸亥監行在
左藏西庫咸淳乙丑今上御極除將作監主簿丙寅
遷大理司直以病卒官下年六十七積官至朝請大
夫仕五十年實歷僅九考西山真公鶴山魏公天目
洪公章交車皆不報自少至老不知世有詭遇速化
之事始興節齋陳公叔方同丞三山附郭歲晚陳公
與予俱列侍從予與君姻串不敢開薦口陳公屢為
宰物者言君恬退會新天子尚論近世名宰宜旌其
後君始開朝蹟君訥不出口而曾中腹內鬱積未有

所發使獲一而清光其所論建豈在復齋下哉君廉
儉謙抑不類貴介公子克齋公晚闢子舍於槐潭之
側視舊觀逾儉狹曰以此為太祝廳足矣君因而不
改其於奉先盡敬極孝遇家祭或忌日齋供必精虔
染盛必豐潔正獻有瞻族義庄君益推廣其意衣裘
雖故敝不忍易自奉養如一老書生修身治家主於
忠厚與鄉鄰澆蕘蒸梨同渠共竈歡然無聞臧獲取
其朴愿無機巧者及是月旦之評皆曰善人亡矣君
別號習齋鶴山書其扁前葬琰來請銘君家世見余
所撰克齋寺丞聶令埋辭君娶趙氏封宜人前十八

年卒戊辰十二月初六日合祔于常太里碧瀨之原
子男一人琰通直郎前知泉州惠安縣琰之婦劉孺
人即余女也銘曰 惟古世家非一日積必有源委
博考前載減孫有後管氏世任豈無他人生長富貴
宣驕怙侈堂堂正獻道變魯俗德重晉鄙乾淳相業
過江以來一夔足矣昔紫陽翁自武夷山來通德里
正獻忻 洒掃戶庭下榻倒屣容之於塾單傳一燈
受之假里格言精論釋氏所謂汝得吾髓中更學禁
改名他師滔滔皆是於惟高第北面終身至于老死
有書藏山滄州理學延和諫紙逝者如斯云云不返

繼者未起吾所論次如傳政駿如述郊時正獻之孫
復齋之 克齋之子

趙通判

君名汝稟字秀叔太宗皇帝九世孫南渡初曾大父
始居于漳之龍溪君生而穎異入小學日誦千言長
工聲律拔壬午漕薦該甲申登極恩補將仕郎銓申
授迪功郎監廣州清遠縣稅課額視舊倍增君書生
無他謬巧專持寬征之說爾慶壽恩循從事郎秩滿
注惠州推官即經兵燬公私亦乏君系錄寸起綱運
沛然有餘三調治司檢踏官分司曲江銅課舊額歲

二十一萬仕者率減削場丁月給多逃去者君始按月支給銅額增羨歲餘泉枯礦闕若地愛寶者君禱于神忽呈現未再歲課案增五十六萬泉使吳公應龍薦于朝詔循文林郎因泉某兩司互申官屬朝旨下其事於經略司采訪以聞帥方公大琮謂兩司互劾官屬皆失之偏乞將各人別與差遣通理前任改注潮州推官舊例兼竹木稅負販者苦誅求君一切蠲弛郡委受輸君令民自量槩郡舊無客館陳侯圭創大小二驛工役未畢而召君以受輸例卷相版築皆落成考舉及格赴辛亥班引改宣教郎注泉

州惠安宰始覈學廩嚴考試縣樓屋老棟橈君欲改造邑人或言其不利君捐俸倡始皇華驛僅存瓦礫舊基君皆撤而新之事見於吳侍郎燧徐太監明叔之記縣田少膏腴而多磽鹵君為民築陂以防旱乾邑人立碑號曰趙公坡郡守吳昂上其事轉承議郎差通判循州近制省罷改通判福州瓜熟迎吏將至今上登極轉朝奉郎以微疾終于正寢享年七十有五咸淳丁卯十月十六日也曾祖士糾皇叔武德大夫防禦使妣夫人王氏祖不誥贈中散大夫妣令人王氏父善紐贈朝散郎妣安人李氏先是中散公有

五男君第三子也中散公念朝散兄無嗣命君出繼
事後母李尤孝敬君本生父善昉以近屬補官登慶
元己未第官至朝散郎潮州通判君娶東湖王右曹
之姪女封安人前卒男一人崇鐵當受君遺澤孫男
三人必壅必壞必墀孫女二人未適初君為王氏卜
葬於龍溪縣始安鄉迴塘里烏石山之原築庵焉扁
曰南山精舍崇鐵將以戊辰十一月某日奉君合祔
從治命也君所歷官多金穀鹽鐵繁碎之任它人類
舞智巧以希進求合惟君常順理勢而算計見効故
所至不求赫赫名而遺民多稱思之諸老爭薦進之

余長息強甫繼君宰惠安者故崇鐵介強甫來乞銘
于余余既書其平生大畧又系以銘銘曰 古鹽鐵
吏多慘覈大者狼噬小蠶螫君子其間以儒飾閩廣
小試皆底績治工懷惠邑人惜君既未享於陽報象
賢必食其陰蔭

趙閩宰

君諱時錡字元鼎宣祖十世孫高祖保義郎擴之食
祠于莆居焉保義郎公瑾會大父也從義郎彥遠王
父也從事郎永福丞蕙夫考也君少工聲律三領漕
薦擢淳祐辛丑第歷象州法曹容州判官廣東提刑

司檢法官仕所至有聲尤為矩堂董公所知事數臬使皆爭出我門下以考舉及格赴咸淳丁卯春班引改宣教郎知福州閩縣次年戊辰赴官邑人相賀得賢令尹甫兩月不疾而逝余反袂相吊如悲親戚閏正月念五日也君生于嘉定庚午卒于咸淳戊辰享年五十有八娶林氏男二人長若瑀早亡次若璵女四人長許嫁擬承務郎劉渙次未婚次許嫁水南朱氏次尚幼葬于廣化寺羅漢峯之原以其年臘月丁酉掩坎君為人磊落有志義素與余善余媾孫渙既冠聞君孟姜年相當請婚焉君不宿慮而對曰女

賢宜執君家箕帚抵龜莫雁不俟終日又曰君老矣不煩逆婦吾自送女將成禮而君訃至余哭之哀君雖奄忽而托女之原言不絕于口故細君林孺人一遵治命續前好許以己己春合壻君家孀幼未請銘於余乃投涕系以銘曰其然諾則盟歎也其官箴則玉雪也仁哉其惻怛也悲哉其變滅也吾特書之恐武城絃歌之絕也又屢書之不一書之補山陰縣譜之缺也

秘書少監李公

端平初元西山先生聞廷議大舉憂憤坐卧不能安

拜疏力爭余忝議幕先生錄副以相示手自竄定今
藏余家于時洞齋李公方需績溪次亦應詔對上曰
荆帥少師圖上陵寢淮閩勇鷲抵掌關河陛下輕信
兵端遂啟自丙寅妄動剝肉醫疾三十年未合詎堪
再壞又言南陽之蝕炙人號國之門如市奄人竊弄
女冠闌入清明之氣如此旦晝之梏可占又言廟堂
務承順風憲懷觀望給舍多回護德望徘徊未進貪
惡不傷毫毛皆功當世要務而諫北事尤若與先
生疏暗合既而先生召拜內相門下高第多顯擢公
獨縮銅墨甘平進以邑取登朝論建廣益一遷而為

監察御史嘉熙己亥春也余與亡友方公德潤俱為
言官蔣現排斥屏居田里每傳時賢奏疏其間議論
精確貫穿經史者余二人輒能辨之曰此洞齋筆也
其論內治於君子小人近習女寵斜封內降詞嚴氣
勁端嘉以後能言者不能加也惟議邊事歸咎首謀
不樂公者類曰既罪戰將主和乎一唱百和聞者皆
惑其冬改秘書少監俄除職與郡皆不拜主管雲臺
觀越四年甲辰起知潮州擢廣東運判提舶謝遠使
漕司泥子場錫課提監主鐸違詔書買浮盜以獻羨
公條二司害民狀于朝移湖南提刑旋與鐸俱罷不

復出矣越二年戊申復以臺疏鑄一秩會言者論廣東事是公非鐸詔復元官予詞初公伯祖樗號渡江名儒有詩傳行世所謂迂仲詩也公髦逮事耳目濡染終身不忘晚卜新築闢學詩堂細繹手澤由是新義與舊傳並行官清世法悉置膜外老不哀疾不亂卒年七十一遺命以先廬遜孤姪成子以埋文托其友前史官鄭公彞叟凡公歷官行已世系卒葬彞叟叙事有法紀述甚備既葬詔予詔子相子來諗予曰鄭銘已納于坎矣吾子亦先友也獨無以表其阡乎余念昔與公同受業於西山之門先生獎公與陳瑤

端甫 已亥之去非有他咎直疑公罪戾必主和必附督而已按入洛之役有詔集議內則洪公舜俞趙公履常苦爭外則西山先生極諫其後李公元善亦有此論公咎首謀猶端平封事意也豈為督地哉余讀公奏藁有曰和之啗人其猶醜乎論督歲之職曰援枹忘身可也斫案勿道和可也地不可棄小使不可納也其議和戰如此公不自明而世又未嘗攷詳徒隨聲接響以訾公短不亦可悲之甚乎公果附督彼既相矣子奪黜陟皆在其手必當進公以報德援公以助已何為斥數年而不收乎又何為一麾刺潮

單傳使粵不數月而復斥乎必當與淵起潛斗南數子相雄長何至與鐸遽革負勝負乎公之改少蓬也實諫官郭子奇之疏或勸公互劾公曰此與兒女子奚以異一日出小軸示余內有郭跋語余退而歎曰取魏收文沉江以李賀詩投溷世固有之公於郭翰墨藏諸家傳諸友甚德而度矣公經學醇宜勸講文律高宜為誥顧齟齬以去留落以死昔梁丘賀薦施讎曰結髮事師數十年賀不能及退之哭于厚曰子之文章而不用世乃令吾徒掌帝之制古人于斯又有定價人物有公論如此曷嘗銜已之長而沒

人之善乎余嘗謂能驅使愚俗者權勢也能淆亂是非者毀譽也在彼者也能流行今古者文字也在我者也在彼者銷歇則在我者暴白矣公有詩解若干卷雜論著若干卷如玉韞石虹貫山川如劍埋地氣衝牛斗此豈權勢之所能泯沒毀譽之所能增損歟乃述公論事梗槩及往誣本末揭之墓道以吊吾亡友于地下且以慰三子者之心公諱遇字用之甲戌進士秩至朝請大夫洞齋其自號云

致政蕭君

余友蕭桂發較藝澤宮中優等上幸學索恩霈咸溥

戊辰科詔監學言君行業詔以君為泉州文學掾鄉評皆謂師儒清於丞叅簿尉近祿優於遠宦莫不為君父子喜一日桂發書來緘題有異故而視之則以乃翁訃至既哭翁於寢門之外急發使弔君踰月以書告葬請銘札也翁雖耆年然子槐綠身牙緋仕則羔鴈交辟處則猿鶴與遊平生善擇交而睦隣若眉壽無有害者又莫不為君悲哀歎息也蕭氏蒲之著姓其先有仕至郎官開箕裘之傳者有為考肯堂者有累世稱孝者建聖壽寺以續水部公祝堯之孤忠醫王祠以紹居士公濟人之美意余論推其譜牒而

知之嘗與君父子遊者皆有鉅人長德以踵意度所謂一鄉之善士非邪君曾祖諱掄故水部郎官出守容州妣恭人方氏祖歡故迪功郎妣孺人余氏考宗永故迪功郎妣孺人劉氏君諱宋珍字君叟承奉郎賜緋魚袋娶陳氏繼林氏並孺人男二人長桂芳京學免解進士次桂發登戊辰龍飛第迪功郎泉州教授女一人為尼孫男四人長麒次麟次岩次福孫女二人君生於己酉十月十日卒於戊辰 月 日卒享年八十葬在柯山之原以己巳 月 日掩坎余常患故家遺俗多積前美而乏後繼至於碑碣已

朽腐而源委愈深遠歲月有久長而望實愈昭揭如
 水部公一族綿綿延延為莆名宗特書而大書非後
 死者之責乎銘曰 林中之趣同龐居士墓上之題
 肖杜子美德齒之尊章服之貴君未嘗亡君有英嗣

後村先生大全集卷之一百六十五

終

第 3544 号
平成 3.11.22
聖和學 928
園短大 3
圖書館 40

後村先生全集

貝石堂

第 324 号

55.11.2	昭和 30 年
55	平林 宗
55	大 塚 園
55	教 養 園

後村先生全集卷之六十五

石

